



王子從德號能仁瞿曇之弟
而改立梵語釋迦文唐言能仁者
刹有利益證之刹利王復索普曜
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之光
明照十方之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
捧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
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
能尊我者後至昭王四十二年滂離
之歲二月八日太子年登十九欲求
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
游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
此老病死終可厭離唯有迦葉波羅
提佛未教弟子是真歸處既思念已
而作是言我求於出家必應有所契
父王大慈造必應聽許我亦時太子
志求出家父王愛念而當不許是時
父王勅諸伎樂悅樂太子太子不樂
復於分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
牕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當至時
可去矣時可去矣太子聞此語已心
生歡喜即念命車匿索馬四神捧足
踰城而去介時太子當自念言夫出

寶林傳卷第一 第五張 七
家者心行哀慙具大慈悲當行敬順
不損於物若不留一馬跡王必罪於
門者即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知騰
空而去介時太子便往檀特山中修
道此山有其五峯名字復各有異中
心取高之者號曰彌樓賣山此山出
其皓玉譯名那爛雪陀復名中象頭
矣此山四面上各有一大峯南面名
香山西面名檀特北面名班吒峯東
面名茶那

寶林傳卷第一 第七法 卷字號

身三者煞盜姪口四者兩舌惡口忘
 言綺語意三者嫉妒恚此十事不順
 聖道而名十惡大業若解悔之而歸
 至理十善行耳佛言人有衆過而不
 自悔頓息威容諸惡生已罪來赴身
 如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若人
 有惡自解知非改過得善罪自消滅
 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佛言愚人聞
 善者善之故惡來撓亂汝自禁息當
 無嗔責彼自惡者而惡之有人聞吾
 守道行大慈悲惡者來往故致罵佛
 佛默不對怒之癡冥罵止問日子以
 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罵
 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
 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勿為
 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
 至天公還從已身墮逆風揚惡不能
 汗上人賢者不可毀禍必降凶身
 佛言夫人為博愛道必難會守志奉
 道其道甚大觀人施道助之歡喜重
 加福報人天善利 佛言猶如炬火
 數千百輝洞見諸像道亦如之佛言

寶林傳卷第一

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
 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持五戒者萬
 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
 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
 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
 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
 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
 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無
 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佛言天下
 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
 判命不死難得觀佛經難生值佛世
 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
 嗔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
 博究難除人滅我難不輕末學難心
 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
 見性學道難觀境不動難善解方便
 難隨化度人難有一沙門問佛以何
 因緣得知宿命會其志道明見諸有
 佛言道無形相知之何益要當守志
 如摩鏡師精心用意而得塵盡垢去
 明存即自見形如觀諸有斷欲無求
 當得宿命有比丘問佛何者為善何
 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與道

寶林傳卷第一 第九法 卷字號

合者大有沙門問佛何者多力何者
 取明佛言忍辱多力不壞惡故兼加
 安健忍者無惡必為人尊欲取明者
 心垢除滅盡清淨無瑕穢未有天地
 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嘗不見無有
 不明無有不知無有不聞得一切智
 可謂明乎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
 鮮如濁水致力攪之衆共臨水上無
 能覩見形影者為愛欲交錯心中興
 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
 識水澄微除清淨無垢即自見性耳
 佛言夫為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
 其冥即滅而明猶存學道見諦無不
 明矣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
 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尔迷者
 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羈之豪寔
 倏忽須臾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
 界念非常觀靈覺即善提如是心識
 得道疾矣佛言孰自念身中四大各
 自有名都為我故我既不起其如幻
 耳佛言人之隨情欲求聲名名之顯
 照身之故耳身雖故已而受諸惡名
 之顯已世之常名而不學道枉用功

勞譬如燒香雖人間香香自燼矣危身之火悔之在後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刀刃有瘡不足一食之冷小兒舐之有害舌之患也 佛言人繫於妻子士寶舍宅之患其甚牢獄牢獄有散適之文妻子無合覓之理情欲所愛於色豈憚驅驅雖有虎口之禍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佛言愛欲莫同色若二同者孰為道人 佛言愛欲人猶如執炬逆風而行貪色興欲而有損乎不順天道而必燒手也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觀佛道意而定遐邇佛草囊眾穢爾來何為以可斯俗難動六情去吾不用汝天神踰敬內問道意佛為解說即得須陀洹果

佛言夫為道者猶若木在於水尋流而行不觸兩岸不為人取不令鬼神所遮不為波浪所住亦不腐敗吾保其此木決定入海矣人為道者不為欲情所惑不為眾邪所撓精進無疑吾保此人得其道矣 佛告學道者

慎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當得阿羅漢乃不可信汝意 佛告諸弟子慎勿視女人亦莫共言語身得無上乘視語都無汚視色無色想對欲無欲意蓮花不著水清淨超於彼老者父母想中屬如親屬稚者如子孫幼者如兄姊妹一度一切眾見世得出世若依如是解無錢亦富貴 佛言人為道故當捨情欲如彼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欲必當遠之佛言有人患姪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斷其陰不如斷心心為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即死佛言世俗倒見不善吾理如此癡人殘形損質斷聖味故未可會道佛為偈曰欲生知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是迦葉佛說流在世間

佛言人從愛生愛從憂生憂從怖生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佛言人為修道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排兵出門欲戰意復怯弱畏生死魔乃自怕

怖或半路而還或格鬪而死或得大勝負還國高遷若人能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或前境滅盡陰魔不久得道矣 有沙門夜誦迦葉遺教經其聲悲緊欲悔思反佛勅問之汝處于家昔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絃緩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告沙門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佛言夫人為道者猶如鍛鐵去戾成精器必好也學道之人先去垢染行自精細於道若累累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其意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不失道矣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情見具難六情既具生中國難既處中國值諸佛難既值佛已遇道者難既遇道者興信心難既興信心發菩提難既發菩提無修證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

寶林傳卷之二 第七

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噲間佛言善哉善哉可謂道者矣 佛言佛子去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日常覩見心無思慕終不得道如不疏敬仰及無懈怠即得聖位當聖道場佛言若有人得道猶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佛言為道人者佛所言說皆信順故能伏愛欲之根不起三業當行佛道示三昧果決得勝處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磨牛無有休息身雖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佛言吾視王侯之位如過富客視金玉之寶如觀瓦礫視執素之服如觀弊帛視大千世界如一詞子視四稱水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伐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日視求佛道如眼前花視求禪定如須彌柱視求涅槃如晝夕寤視倒正者如六龍舞視平等如真一地視興化者如四時水如上四十二章經至此土時當後漢第二主孝明帝永平七年乙丑之歲正月十五日夜夢金

寶林傳卷之二 第七

人身長丈六紫磨金色頂有圓光赫奕如日來詣殿前帝乃驚異詔群臣問曰此為何瑞是何神人也時有通人蘇攸傅毅及庖多與蔡愔等對曰天生有得道者號之曰佛不言而自信不治而不亂也巍巍乎獨出三界之外飛行自在無人能名焉此聖者滅後一千年外有教當被此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乃上寤即遣羽林中郎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四人迎佛教至大月氏國躡過摩騰竺法蘭二菩薩僧以白犢盡釋迦像并四十二章經載以白馬及修多羅等教至永平十年戊辰之歲十二月三十日摩騰達于雒陽明晨竺法蘭至自茲已降龕塔相望神人接踵道法流布處處崇立速人伏化願為臣妾者不可稱數遂得國雖清休含靈該潤皆賴象息聖澤代代不絕矣此經梵書一十九葉即竺法蘭翻會梵音覽者細披詳之而定參省也 度眾付法章涅縣品第三 介時世尊說此經已復度諸眾而為

寶林傳卷之二 第七

說法時阿難白佛請度波闍波提毗舍佉母等出家佛告阿難我正法住世滿足千祀汝今請我度諸女人令我正法當滅五百佛告阿難波闍波提等能行八敬不波闍波提請為白世尊聽我出家依佛教勅當行八敬阿難如上白佛佛告阿難及諸大眾夫女人出家能行八敬無有缺犯於我正法而得千載既受佛勅即令崇須臾女眾而出家者有千二百人俱合掌瞻佛而讚偈曰世尊大慈造度我等出家女人五障身得遇佛解脫說此偈已生歡喜心佛放眉間白毫照于座前諸菩薩眾咸皆欣慶瞻仰尊顏而說偈曰金色兩足尊德大至無畏眉間玉毫相能照於大千介時如來說五乘法而能濟度一切眾生宜三解脫而親諸有道德高遠非十翼之所詮心行處滅覺觀莫能究其終始永絕名言之外非稱量讚詠者哉大之則無邊法界小之則本覺一心內則包乎六合外則無壘遐域故經云法廣大方啓而小域一心本覺

苞乎大千濟拔有無潤澤含識故我
牟尼從本原性海演大教化人靡不
周徧廣而無大微而非小興事法則
引諸子出於火宅談理教則非言像
之內一統一乘性極八周洞明十界
說法住世四十九年開般若之妙門
灌覺道於群友五天一化大備三明
得六神通及八解脫每告弟子摩訶
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
并勅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佛為
迦葉重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
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尔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
金縷僧伽梨衣轉付於汝傳授補處
至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
出世勿令其朽壞尔時迦葉聞佛偈
已頭面禮足頂出真光照二足尊如
金山聚尔時迦葉躬諾歎曰善哉善
哉願為勿慮我當依勅敬順佛故
尔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
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
羅雙樹下右脇壘足泊然宴寂瞿那

慟哭八部傷情再從棺起為母說法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
事不被無常吞假使妙高山劫盡皆
散壞譬如群宿鳥夜聚旦隨飛死去
別親知怪離亦如是特現雙足化示
婆耆并說無常以偈報曰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此偈
已放大光明照曜天地降下金身處
涅槃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覓茶毗
之此火爐後金棺如故尔時大眾即
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
致火焚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
尔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徃
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食頃灰生四
樹收得舍利八斛四斗帝釋告請而
得一牙海神興伐天使而失盜牙而
起寶塔以三十二相全身建八萬四
千之窳堵自世尊滅時即當此土周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
日自世尊滅度後一千一十七年方
至此漢土即永平十年戊辰歲矣賴
我皇王霸善國界永清遂得天人戴
仰神龍恭敬矣

第一祖大迦葉章結集品第四
第一祖大迦葉者摩揭國人也姓婆
羅門父名飲澤母字香志昔緣所追
而為金銀善明金性而使柔伏有一
貧女游行乞巧得一金珠內懷歡喜
意欲為薄補治像面付法傳云久遠
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眾造塔
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
時此貧女將此金珠往金師所而請
修薄擬飾像面是時金師修治金訖
因共願言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身
真金色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
色後生梵天彼天壽盡生中天摩揭
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
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曠奪
諸光悉不復現故云飲光亦名金勝
復號婆耆妻亦金色雖為貴如誓不
相觸深厭諸有欲求出家澤志聽許
便投世尊發弘誓願上法受戒清貞
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陀世尊在日
命空付衣常於眾中稱歎第一尔時
世尊未涅槃時每告弟子摩訶迦葉
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佛本行經 第十九卷 卷

佛本行經

卷

佛本行經

卷

佛本行經

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迦葉敬諾唯然受教涅槃經云
今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暢正法眼藏并勅阿難與共傳化今時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窟鉢羅窟觀勝光明大地震動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涅槃全身捨壽迦葉從定而起慘然不悅乃告徒曰如來涅槃也何期歎哉嗚呼正法眼滅世間空虛即領眷屬前後圍繞向拘尸那城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金色雙足具千輻輪相光明照耀猶如盛日迦葉遂再開發更以千重白紮纏大化身香油注滿金棺之內栴檀沈水積麝茶毗佛力威神內外白紮而無有損今時摩訶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樂取勝福田者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為未來世作大照明紹光正法今時迦葉作大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言

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說是偈已即擊搥銅搥銅之中而傳此偈聲徧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窟鉢羅窟亦云七葉巖矣今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當自念言我事如來亦無缺犯自為有漏不及衆數思惟是已曉夜經行明相出時身體疲極亞臥之次頭未至枕得證阿羅漢果心生歡喜即往窟鉢羅窟擊其石門今時迦葉在於窟中間是何人敲我此戶答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汝漏未盡不得入來阿難答言我已證無漏迦葉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遣衆疑今時阿難即騎神通從戶鑰中入得在衆會添數五百阿闍世王為結集主因茲國王得覽小乘之教也時諸比丘即從座起諮問長者大迦葉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修多羅藏迦葉白聖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摠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

佛所讚歎聰慧第一且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允之迦葉告阿難曰汝於今者宜宣法眼阿難躬受敬諾觀察聖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即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城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諸比丘皆曰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葉請優波離集毗尼藏次命迦旃延集阿毗曇達摩藏迦葉即入願智三昧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因茲流布而不斷絕如上去先經次律後論者並衣大智度論明也今時迦葉說法化度四十五年復應思惟既集法竟一切皆通宣揚傳化作大善利度脫衆生不可稱計作是念我極年邁身為衰老腐爛之體甚可厭惡無常危敗不可依護恒為諸苦之所惱害誰有智者樂於此身我今宜往鷄足入滅盡定而候彌勒今時迦葉告阿難言汝今當知昔婆伽婆欲涅槃

時以大法眼付囑於我我今年朽形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此偈已心生歡喜又作是念昔婆伽婆功德所勲諸舍利我當盡禮敬而歸滅盡定作是言已即昇虛空徧至諸處所有塔廟盡皆禮辭禮辭已訖還王舍城又自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約若涅槃時必當相別遂入王城辭阿闍世王故經云入大夢時預別勤敬之士可適反也王寢不遇留言付於門者令奏王知云吾當往鷄足山准西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於此山中以草敷坐結如而已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來山當為開令其得入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訖便入滅盡定應時大地六種震動介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折遂即驚覺時執扇之使問奏

王知云大迦葉辭王往鷄足山欲入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王聞此語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祐諸聖涅槃不一觀見即詣竹園禮阿難足借問迦葉所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勅諸力士積諸香薪欲闍維之阿難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於慈氏下生奉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不可燒也王聞是說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戀然後禮辭定身却命阿難入於王舍阿闍世王與阿難纔出此山山合如故自婆耆入鷄足山時當此土姬周第八帝孝王五年丙辰之歲矣帝釋諸天雨諸寶花於此山上常當供養也
婆耆德政章徵述品第五
摩訶大迦葉尊容碑 一十五徵 并序

朝請矣行尚書門外郎蔣常叢

謂之神念念勤修成六通者謂之聖皮紙骨筆大莫大乎精心腦藥髓燈難莫難乎練行割捨欲禪定無雙戒禁律儀頭陀第一或將身以替鹿或委命以飼虎或迸血以投鵝或剝肌而代鵝或施其兩目或施以千頭或哆肉於夜叉或磔形於羅刹大慈苦行不可思議佛大眷屬獨覺聖人摩訶大迦葉者中國言大龜氏本摩揭國婆羅門尼拘律陀之胤一名畢鉢羅亦名婆耆子產業豐厚初無係嗣與瓶沙王覓富唯讓一犁共摩竭以諍饒更逾十倍積長者之貝玉祈請樹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誕金光之子結成金色之妻果合前緣深俯宿願雖為貴偶乃無欲情勤苦出家勲修人道闡一乘而利物弘二教以化人實得他心終無我相大迦葉之應現也介時賓鉢羅窟藥藏香烟耆闍崛山竹林篔簹水瑞獸游集吉鳥和鳴雅為習定之所正是棲禪之地均佛寶座對盃拂以談玄換佛珍衣燒象沈而請益一乘正法逾於

寶林傳卷第一 第二十五強 素字

五歲比丘一觀真容便成八日羅漢
啓護之禁不犯戒科畜鉢之道終無
捨惜靜以鎮物或掩室而息言寂以
凝神或杜口而傳意僧祇劫上初地
小於鍼鋒刹那頃閒祥河細於毛孔
信心易受遇緣覺而招提懽悅難馴
對諸天而不語大迦葉之演教也早
寤非相見非非相空預觀無明覺無
無明盡一空搏食則持鉢周天百納
掃衣則投針陷地或晨游棘塚四念
經行或夜宿椽檀六時禮敬觀豹枕
後禪心寂而莫驚瓦蟻紫前戒定澄
而不亂被冕於偷蘭之妹不以為嫌
受罵於販針之子不以為辱守極貧
極賤處其至卑至微願在萬人之下
恥居一物之上三百斛金粟棄之若
遺塵九十劫玉顏捐之如脫屣不可
為而善者謂之善為不堪忍而能忍
者謂之能忍大迦葉之精苦也修阿
鞞跋致獲嚴定首楞志崇饒益情規
攝養韋陀山上備說良緣光耀林間
對談真相被煙火為喻去法彌傳乘
宮殿而行躡空如寶不忘貧母廣現

寶林傳卷第一 第二十五強 素字

仁慈能度本妻克明貞信帝釋靈化
施食充飭騎梵騰空流泉禮足給淨
人之驅策平等無偏聞緊那羅揮琴
安禪載竦楨有學於蘭若物我虛潔
無欲於檀波色聲具絕八塵精進並
獲牛軒千弟子之歸依皆乘鹿軻大
迦葉之普濟也既而大地六震驚雷
四起入定觀以思惟見人尊之善逝
振大法鼓動百億之天人吹大法蠶
集三千之部衆歎曰法山崩法海竭
法槁壞法舸裂法樹摧法幢折法雲
散法炬滅斯乃梵王二請論大而赴
之荼毗童子一言停涅解而待迦葉
時佛降七處化六師說佛性之四種
開玄法於三德遂令刪闍頰須跋
摧心或喻之龜毛或方之鳥跡尋光
於海底智者不測其是非觀樹影於
暗中明者不窮其虛實慈緣幽感難
陀掩扉而復開願力潛通未羅已燎
而還滅四相兼備照菩薩之五眼千
契俱開現如來之雙足佛日之日燭
耀十方天中之天覆臨三界昔一乘
月喻得戒於多子之辭今五指日光

寶林傳卷第一 第二十五強 素字

剋期於育王之塔大迦葉之冥通也
是時優那恍惚聞滅度而悲號彼或
愚癡觀淚洹而慶快尊者開銀柳拂
金棺以旃檀沈掬香被其體摩訶葛
陀羅花覆其上添油炷益香薪火不
能燒烟不能起尊者訶曰夫出界常
身金剛堅固九俗猛熾何能致焚稽
首自請因而火化佛身毀滅惟居香
炭之中佛影乘空獨坐蓮花之上灰
生四樹用表四舍願奉四人俱弘四
大大迦葉之靈感也是以撥餘燼拾
碎身一一膝理以成化佛片片骨節
並變寶珠由是天暹天威將欲捧歸
於天上神恃神力欲劫持於海下尊
者任其樓豆厲聲而唱曰天有力能
下地人無力能上天神有靈能出浪
人無靈能入海若賣舍利於天海人
則永無見期汝等云何欲騁凡力違
佛本願不遺利人天神乃止憤愧而
退大迦葉之任運也
尊者乃收舍利分布人天以三十二
相全身建八萬四千寶塔群龍頓足
拜如來之影像衆獲稽首禮如來之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該書十卷，金藏本僅存六卷，即卷一、二、三、四、五、八。在見存各卷中亦有殘缺者，如卷一第一、二、三、六版原缺，第二十七版末行後亦缺，第五版僅存文十行；卷三第一版首三行殘，第二版僅存文兩行，第三版存文十三行；卷五第一版僅存文兩行；第二版首二行殘。卷六係據《宋藏遺珍》影印補入。此卷於日本發現，一九三三年載於《東方學報》第四期，《宋藏遺珍》據此影印收錄。此卷見於《東方學報》之書名與金藏本畧異，稱「大唐韶州雙峯山曹溪寶林傳」。此卷中的校記，為底本原有，非《中華藏》編者所按。寶林傳為孤本，無校。



秦 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漢寶林傳卷第二

大第 第十七卷而
京師編閱台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二祖阿難章中流寂滅品第六

法苑珠林卷第十

余時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
 斛餅王子世戚即與佛同氣連枝出
 家即昇堂入室梵語阿難此云慶喜
 亦云歡喜為佛成道夜生父母歡喜
 故得嘉名於多劫中而修忍辱性不
 忤物常出美言情無平暴多聞博達
 智慧摠持若海吞流如燈傳照佛智
 法藏悉在伊人先囑文殊今為近侍
 阿難乃先求四願允即依隨一者願
 佛不賜我故棄之衣及餘飲食二者
 聽我隨佛別請三者諸比丘見佛有
 時聽我出入無時不須制約四者我
 至佛前所說經藏重為我說文殊白
 佛佛讚聰慧阿難善息譏疑皆聽所
 願二十年中侍奉無迨所有法藏纖
 豪不遺凡見醜惡未嘗毀訾曾隨如
 來至一平野見其穴墓佛告曰何以
 此墓穴敗無人封樹阿難曰此墳中
 人心達大道一無所有門不閉塞常
 觀佛日清虛自在佛讚善哉又至一

寶林傳卷第二

第二張

秦字號

林見葉凋落顧問阿難曰此林何疏
 答曰人無寒暑禮儀不生木無榮枯
 誰知稟氣佛言善哉又於路次見一
 死犬迴問曰此犬甚臭誰能近者答
 曰雖復臭穢而無臭想其齒白淨其
 是可愛世尊重嘆善哉阿難心無毀
 辱言多贊敬昔金龍尊佛所化功德
 無量 時阿闍世王知其法藏悉付
 阿難自言仁者昔如來迦葉二師滅
 度自我多故咸不覩見仁者於後般
 涅槃時願垂告語阿難曰然即以巡
 游國土宜暢真宗次第經行至一竹
 林聞一比丘候念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親見之
 阿難聞已嗟嘆曰
 世間一凡有 不解諸佛意 徒載四圍陀
 不如空身睡
 阿難言已乃語彼比丘曰此非佛偈汝
 今當聽吾為汝宣偈佛云
 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機 未若生一日
 而能決了之
 彼比丘聞已即歸白師說阿難所正

之偈彼師曰阿難老朽記念非真智
慧衰殘言多錯謬慎勿隨之阿難却
後依前聞誦候偈謂曰我曾教汝佛
偈何故由念邪言比丘曰我師教招
不令棄捨阿難返自思惟人不可言
言須得地彼輕我言而諷魔偈佛當
在世我即白佛聖已涅槃今向誰說
作是念已地六震動須臾光輝下有
一聖宿空中而說偈曰
彼者諷念偈實非諸佛語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前師與弟子聞聖宿菩薩現身說偈
心生恭敬隨順佛語於一食證斯陀
含果心自念言吾身老朽不宜久停
將入涅槃永歸常樂乃憶阿闍世王
與吾盟誓事須相告即詣王宮而語
門者為我奏王吾欲涅槃故來辭王
闍官曰王當寢次覺即奏聞阿難曰
然為我陳說即趣毗舍離城恒河岸
側王於夢中見一隊仗擁從一蓋七
寶嚴麗瓔珞殊妙至一寬平處四眾
圍繞恭敬供養須臾之間忽降風雨
摧折蓋柄珍寶墜地因此驚覺神情

惘然門者奏曰阿難辭王入般涅槃
值王寢次留言而去王聞悶絕良久
乃甦顧問左右曰尊者當於何處入
般涅槃大目犍連曰往毗舍離城王即
嚴駕四兵寶持七寶至彼國土見阿
難在彌伽中流而住王即瞻仰稽首
三界人尊已棄我去暫馮願且莫涅
槃毗舍離國王亦奉八珍精嚴三德
在彌伽側而說偈言
至尊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今時阿難以偈辭曰
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淨
而無語有故
阿難復念言我若向一國而趣涅槃者
諸國持兵而誦舍利殘害他故何名
慈慧可於彌伽中流而般涅槃今無
爭競作是念已大地山河六種震動
時雲山中有一仙人五通具足觀斯
瑞應即與五百仙人飛空而至稽首
禮足胡跪自言我於當證佛法願為
我等而度出家阿難既受請已即化
彌伽變作金地為諸仙人如應說法

復作是念我昔所受弟子宜當悉集
未逾食頃有五百羅漢從空而至為
諸仙人出家受戒第一羯磨得初果
三法竟得第四果中有二人一名商
那和修二名末田地迦亦名末田地
迦末田地時度須跋陀羅便證道果
云我不欲見師滅度遂先入寂阿難
告二弟子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
于迦葉迦葉人定而付於我我今滅
度用傳於汝汝等二人如法受行流
通後世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自須寤
寤了無無法

阿難又告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繼
聖傳揚汝後有嗣者度人籌盈石室
後謂末田地曰如來語汝罽賓國中
一百二十年間有一比丘字末田地
迦於彼化道利濟無涯汝當持此正
法彼土宜揚我憶如來以諸比丘至
彼國土住一大池邊語吾曰我涅槃
後有一比丘名末田地迦在此池岸修
習禪定彼池龍王深生敬重請於龍
宮精陳供養龍乃縮水奉地願充精

寶林傳卷第二 第六張 秦字号

舍於池西北角別創小池可百餘畝
與眷屬五百自新而居龍因施池射
證那舍尔時末田地迦受阿難旨往
彼化緣一代光輝師資絕嗣阿難付
法藏竟作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
分身四分奉切利天一分奉娑竭羅
龍王一分奉阿闍世王一分奉毗舍
離王一分各起寶塔廣興供養自尔
雲旋鶴繞梵奏香凝九月四生作禮
祈禱當周第十主厲王十二年癸巳
歲矣

第三祖商那和脩章降火龍第七

尔時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
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離父名林勝
母字憍奢耶於母胎中六年始生亦
云商諾迦此云自在服是西天九枝
秀草名也商諾迦者初生有自然胎
衣隨身而長及後出家化為九條之
衣彼國秀草生於淨地若有羅漢出
世化為九枝和修出家感斯瑞應昔
佛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敷榮
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
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

寶林傳卷第二 第七張 秦字号

於此地上起僧伽藍廣敷法藏大化
群生後經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真
林禪思有二火龍毒害猛熾暴物侵
人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池火龍大
瞋雲雨降風興雷掣電和修處慈心
三昧安坐怡然龍觀希奇復身禮敬
問曰願師慈悲當賜教誨和修曰佛
記此地當建伽藍汝捨與吾利益無
量龍曰若有教記我敢拒違願師慈
憐勿嫌湫隘龍捨地已俱得生天表
刹莊嚴播宣聖範和修又自念言我
化導已久孰當繼吾入定諦觀見利
吒國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意而姓首
陀當生三子小者出家承襲於我和
修乃不賣徒眾獨至彼舍而扣其扉
善意一見瞻禮問許欲何所須和修
曰我無徒伴希一給侍善意曰我樂
世俗無心出家我若生兒當奉尊者
和修曰善即辭而還却歸本座知善
意生一子名優波吉羅次生二子一名
優波焰摩三名優波毬多柔和善順
性好仁慈和修復至善意舍長者見
之敬仰倍前和修曰汝先許我子出

寶林傳卷第二 第八張 秦字号

家今取小者願相給付長者愛心未
肯與之和修曰非我劫緣昔佛記此
子後二百五十年中當第四祖師名
優波毬多度人籌形石室汝順佛旨
慎勿遮障長者聞宣聖記心意精重
即以其兒奉上尊者和修領得歸於
寶坊問曰汝年幾耶毬多曰我年十
七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毬多曰師頭
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自髮白非心白
耳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和修知
是法器遂在左右三四年間師與毬
度命諸賢而受戒和修乃告曰佛以
無上法眼付屬迦葉如是展轉而至
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 非心亦非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和修曰汝當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
諸菩薩無令斷絕吾自歸山深居寂
淨汝當化道屬受以時毬多受教禮
謝於師和修憶昔罽賓南面有象白
山苔石幽奇松泉清峭即飛騰往彼
三昧安祥於其定中見毬多五百弟
子不重其師心常懈怠是非我難可

調伏即至邈多舍便坐邈多牀時邈多不在彼諸弟子咸生瞋怒曰是何弊人踞吾師牀勳力牽挽如山不搖欲出惡言口便閉塞遞相顧盱遽往告師曰有一比丘形容樵瘁踞師七寶牀安止不伏起邈多念言自非吾師無能坐者即統衆而歸果見是師頭面禮足問評起居邈多徒衆念言師雖作禮威德勝彼和修知諸孫衆輕慢不悛即舉右手二指點其虛空俄降白乳如膏尋時又降甘露和修語邈多曰汝識此否邈多曰不識和修曰汝審諦觀是何祥瑞邈多即入三昧觀察了不能知乃出定整容而問於師曰是何三昧和修曰此名龍奮奮逆三昧如是次第有五百三昧名號不同汝曾知不邈多曰我所得法盡從師受唯此三昧未蒙師指引和修曰如來三昧菩薩不知菩薩三昧辟支佛不知辟支佛三昧羅漢不知羅漢三昧吾師阿難不知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此三昧者佛涅槃後有其至寂禪定無諸穢

意通明定慧心無生滅住大慈力遮相恭敬者方能識此三昧彼五百比丘聞師所說心各戰慄內自悔責云我無智慧輕侮大聖願尊慈悲令罪消滅和修聞已而說偈言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證阿羅漢
諸弟子聞已依教奉行皆證道果和修乃呈十八變化三昧火用焚其身所有舍利邈多收葬于梵迦羅山塔崇高顯天樂名華歲盈時降五百弟子各持幡華羅列供養天人禮敬幽顯霑恩當周弟十一主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矣
弟四祖優波邈多章化三石品第八
尔時優波邈多尊者叱利國人也亦名優波掘多姓首陀父名善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佛預記云吾滅度後第四祖師度人無量號無相好佛承商那和修傳付該論五天次至摩突羅國大衆雲集半月說法天華時降每地神現見聞獲益震動魔宮波旬極生愁怖乃密聘神通而具金寶華

瓔瓔瓔瓔復現寶女窈窕殊麗艷態希舉衆攀緣心意慢亂時八千大衆於三日中無有一人而證道果魔王歡喜慶快非常邈多即入三昧乃見波旬致斯妒害退修道衆失其本心魔王見邈多入定即以瓔瓔繫於頭上邈多出定即知是魔偶得其便邈多即化三屍所謂人狗蛇等以為華鬘魔時再現舞弄尊者邈多乃轉慰愈云汝與我瓔瓔厚是厚意吾今以少許華鬘聊相酬贈魔王大喜舒頭受之尋變為三屍蟲蛆臭爛穢汗難堪魔王極生厭惡語邈多曰何以死屍繫吾頸上邈多曰比丘之法不應以華鬘莊嚴於人然腐爛腥觸汝之因感何以輒恣妖邪敗吾聽衆汝由不樂何及於我時波旬盡其神力欲解三屍竟不能去乃踊身虛空告諸天衆求解其屍諸天皆言此大聖所加非我能解復詣梵王求免梵王曰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今凡陋何能解之寧以藕絲縣須彌山若解此屍終無是處又為說偈

寶林傳卷第二 第十三 恭

俾退本心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若無其地 終無所履 汝可歸心 尊者必當 為汝解之

波旬受梵王教禮敬尊者普願歸 依邇多曰汝於正法更不燒害不波旬

曰我誓迴向永歸佛道邇多曰諸聖 使我降伏於汝汝因斯故不墮惡道

即為解頸三屍魔王大喜敬禮尊者

曰我因師故得離邪見邇多曰汝昔 觀見如來今還記其容相不波旬曰

省邇多曰可謂現之我願觀見波旬 曰我見如來形相不敢故辭唯願尊

者幸莫禮拜邇多曰然波旬即入林 中變為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面

如滿月身若金山進止威容釋梵圍 繞從林而出邇多一見生如來想瞻

奉化容忘與魔約不覺禮拜魔王不 勝致敬身體戰掉却復本形而說偈

言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父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言訖拜辭尊者却返天宮至第四日 告諸天眾曰欲得人天利樂永離蓋

寶林傳卷第二 第十三 恭

纏當數往邇多法會歎嘆醍醐言已 即率天眾賈持香華伎樂而來供養

時邇多在世化道證正尤多單賢隻 聖因記其倫夫婦俱證道果者方折

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長十八 肘廣十二肘寂後有一長者名香眾

來詣出家師曰汝身出家心出家香 眾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師曰不為

身心復為誰出家香眾曰夫出家者 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

生不滅即是常道既是常道諸佛亦 然心無形相其體亦然邇多曰汝當

明寤心自通曉宜依佛法紹隆三寶 即與出家命聖受戒乃告曰昔如來

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保持傳化未

來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說此偈已復告香眾曰汝父夢金日 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宜名提多

迦以符冥貺提多迦聞師賜名并傳 法偈頭面禮敬頂謝再三邇多乃騰

寶林傳卷第二 第十四 恭

身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眾發大信 心却座儼然泊乎長往大眾以室內

之籌用闡維之悉得充足提多迦即 收舍利起塔供養四眾萬靈晨多香

明當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年庚子 歲矣

第五祖提多迦章仙受化品第九 介時提多迦尊者摩竭陀國人在舍

之日父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 照耀天地對一大寶山山頂有泉師

為解曰寶山者吾身是也放大光明 者汝智慧也從屋出者汝入道也山

頂泉者無上法也邇多為釋其夢并 賜其名而度出家兼付法藏提多迦

歡喜踊躍而說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於有緣

邇多聞已亦說偈言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今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說偈禮敬奉持自統其 徒化游諸國至中印土彼國有八千

丈仙化誘人眾仙尊號遮迦廣行仙

道聞師演範即領諸仙眾至法會所
瞻禮聽受乃語尊者曰我憶往昔與
師同生梵天我學仙道遇阿斯陀受
我仙法尊者修習禪定今證聖果自
頃支離已經六劫提多迦曰適見仙
尊已知遠事我得證汝獲奚方仙曰
我於仙道唐設劬勞捕影繫風乘空
躡響流浪多劫一無所尊者曰佛去
人修大仙功德無緣敬學小道又似纏
牽 佛說如此汝可捨之如棄小流而
歸大海宜捨仙道而入佛乘我化道
已久竟不在晚仙曰阿斯陀仙記我
却後六劫當遇同學而度於汝得證
聖果今此際會願度出家時八千人
見仙尊捨道從師心皆憤排曰大仙
何故而歸小尊不開呪術而無道藝
削髮披緇有何能勝我等雖順大仙
心未降伏提多迦知諸仙眾我慢貢
高即作神通放大光明足履虛空如
地無異時現寶蓋而覆其頂手生五
乳二乳中涌出蓮華二華中而現諸
佛為說妙法仙眾見已發菩提心禮
敬尊者俱願出家師曰汝既迴心聖必

加護各應自念非假刀剃可至誠歸
命三寶自成聖相諸仙受教各自念
佛專心靜慮應時顯疑自落袈裟被
體檀相如哇悉登法忍提多迦仍為
說法咸證無生然命上首弟子彌遮
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
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
護持聽吾偈言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宿了同未寤
無心亦無法
說是偈已即從座起踊身虛空現十
八變作六神通化火光三昧而盡其體
彌遮迦收其舍利於斑茶山中起塔
供養當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己丑
歲矣
第六祖彌遮迦章除觸器品第十
今時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昔為
大仙統八千眾五天大化四眾頃誠
遇提多迦而憶往事出家受教繼祖
傳燈徧化群方弘宣法眼至北天竺
國遠望城上金雲偃仰覆蓋維堦尊
者曰此城內有大乘氣必有奇人而
紹聖種言訖即入此城路逢一人身

服嚴淨手執酒器來問師曰何方而
來欲往何處師曰自從心來欲往無
處又問曰識我手中物不師曰此是
觸器而負淨者又問曰識我不師曰
我即不識識即不我師曰今雖識汝
不知汝字汝暫稱名吾即省矣
彼曰我今生此國復憶昔時本姓頗
羅憤名婆須蜜師聞姓字洞徹宿緣
我師提多迦云昔佛游北天竺國謂
阿難曰此國中有一大聖吾滅度後
三百年當出于世姓頗羅憤名婆須
蜜於禪祖中當于第七世尊記汝非
吾能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而證解
脫婆須蜜聞已即擲飲器禮請於師
云我適憶往事於無量劫中曾施寶
座值於一佛與我受記云於賢劫中
得繼玄範次當第七如世尊所說深
叶宿緣願師大慈引接至道師即與
出家命聖受具然告曰昔如來以大
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
我我今付汝汝可護持聽吾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得 若了心非法
始解心心法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八張 卷字號

師曰吾此偈者秘密心要法可諦思
 勤行覺道言已即於座上現奮迅三
 昧於虛空中從無相入有相出有相入
 無相出乃成八支道却至本座化火
 焚軀人天感動雲霧慘悽婆須窣
 取舍利以七寶函盛安塔上層人天
 龍神供養無虧當周第十八主襄王
 十七年甲申歲矣

第七祖婆須窣童梵王問品第十一
 尔時婆須窣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
 頗羅幢在彼國中或風或狂乍愚乍
 智手執酒器游佚四衢值彌遮迦明
 宣往事承佛遠記隨順出家受道傳
 輝殊方誘化至迦摩羅國大興佛事
 忽於座前有一智者稱佛陀難提起
 白師曰解論議不師曰仁者論即不
 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
 佛陀難提聞師語勝心即敬伏即告
 師曰我願求道服甘露味唯冀慈悲
 而賜攝受尊者即與披剃命諸羅漢
 而為受戒然後告曰昔如來以大法
 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
 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八張 卷字號

心同虛空界 示同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說此偈已踊身虛空逞十八變化以
 慈悲心三昧而入寂定令身不散儼
 然如生經于七日梵王諸天而來座
 前禮敬而說偈曰

賢劫衆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我念
 請為宣佛地

尊者聞梵王請即從座起告梵王曰
 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
 無故說此語已依前入定梵王聞師
 說法讚敬躬勤散諸寶華繽紛供養
 佛陀難提即從本坐起率觀波時有
 一王名法莊嚴捨身所有瓔珞具珠
 而用莊嚴七衆巡繞當周第二十一
 主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

第八祖佛陀難提章白光通貫品第十二
 尔時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
 姓瞿曇波初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
 遠照年四十聰明博達日唯一食常
 修梵行遇婆須窣行化而往徵詰聞
 師如禪遂投出家復承法嗣援引導
 衆門闡範遐邇至提伽國彼國之人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八張 卷字號

多修定業有一毗舍羅家唯生一子
 名伏馱窣多年登五十而不解語又
 所履步喻若孩孺父母常懷憂慮嗟
 日是何因緣產生疣贅誰有智者為
 我設疑乃問諸定者為是何因定者
 云我但習定是事莫知後有智人當
 為汝釋此智者心懷佛印身意清淨
 善有他心及以宿命若要除疑當俟
 彼至佛陀難提即入此城屆於彼舍
 上見白光貫霄漢師問衆曰識此光
 不衆曰匪知師曰今此俗舍當有聖
 人心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是
 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當繼吾
 跡人天獲利此光上下通貫者亦有
 所以上通至天者吾所學者而出於
 彼下貫者吾數當第三師名脇尊者
 其行高廣五天欽崇說法度人不可
 稱計言由未已彼舍主出禮問尊者
 日有何所須師曰我來求人須其
 物蜜多父母曰我身老朽不堪出家
 唯有一子而復愚癡若要財寶供給
 不辭定覓其人多應罔遂師曰我來
 求人須其寶但得其人珍寶自至

父母曰我有一子年已五十未解言語亦不行步師意若要我即不惜師日如汝所言便將與我父母即將此子奉上尊者尊者領得歡喜內盈至伽藍蜜多忽然自進七步合掌師前而咨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寂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寂道者尊者觀行復語已是奇希聆問幽深倍常忻慶即以偈答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師說偈敬奉彌勤即請出家師為度脫命聖具戒乃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虛空有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伏馱蜜多聞師偈已即從空起踊身虛空灑諸甘露雨散天華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 當得為第八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時佛陀難提即從座起卓然而立現五神通從其腹中光飛八道照耀大衆承此光者五百餘人悉證三果師方入滅高樹寶塔插入星河梵衆人天香華供養當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矣

長安終南山聖德開創寺釋經沙門聖勝游禮寶行借志第二卷上至感平元年上表乞續編入開元年智昇撰錄後來唐臣肅代德四朝七人三藏所翻并聖朝尺蠲譯并聖朝聖德寶林傳子錄卷八最聖寶集補之闕處

寶林傳卷第二

趙城縣廣勝寺



第九祖伏摩多提伽國
 尔時伏摩多提伽國
 生已來年近五十都不行履亦不解語彼
 國之人多修定業父母詣彼而欲語
 之說云因緣以何之故而生一子不解
 行語年近五十漸積癡老如何定者
 而為決烈定者曰我自唯定非能知
 諸當有智不久而至此大士心懷佛
 印身亦清淨善有他心而知宿命若
 欲決烈候彼問之尔時佛陀難提便
 入此城游行教化說諸大衆而至毗
 舍羅家時彼父母同至尊前頭面作
 禮尊者見此宅上有一白光上下通
 貫而謂諸衆識此光不衆曰我不能
 識唯師所辯尔時佛陀難提告諸大
 衆今此光者於此俗舍當有聖人心
 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其行常
 異靜心寂然是大乘器不行四衢知
 觸穢耳吾滅度後有此聖者而繼嗣
 之度諸羅漢而滿五百化道群有悉
 獲聖果父母禮已問佛陀難提曰所
 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須其物

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須其物

寶林傳卷第三
 多父母自佛陀難提尊
 朽下

偽尔時難生聞說偈已心勤恭敬而受詔尔時伏馱尊者付法已竟又自念言化導已久於諸本緣悉皆度盡我自三昧而自安息作是言已默然入定天諸音樂而供養之時脇尊者即以香薪用闍維之收得舍利於一寶坊號爛那多而於此所超塔供養此師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六帝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之歲伏馱尊者多涅槃也

第十脇尊者章預感金地品第十四

尔時脇尊者中印度人也在母胎中六十年耳雖食五穀而復無漏欲生之時父夢白象背有花座於此座上而有一珠此象負之從門而出至一法會瞥然不見從此夢已其子已誕身有香氣光明滿室唯有一仙而辭此瑞謂父母曰汝所生子非是俗器當遇菩薩而見濟度尔時伏馱尊者與諸大眾至中印度大作佛事是時香蓋即領難生至其師所時難生一見伏馱尊者便生敬慕欲求出家其父報曰汝若出家常在師所我若住

此汝即歡喜吾歸彼舍汝必生惱子曰我住處與彼不殊諸漏已盡何已生惱尔時香蓋知子志意欲觀師所而求出家其父白師今我此子欲依師法願納受之為我濟度尔時伏馱即與脇尊者出家有七羅漢而為受戒於戒壇中而現一相天雨舍利三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尔時脇尊者者在師左右勤心精進常行苦行脇不至席因茲立名於彼國中而為其首得付法已游行教化至一國土名曰花氏彼國土中有一長者名曰寶身而有七子一名富那般多二名富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那勝童五名富那波豆六名富那吉丹七名富那夜奢其第一子常好仙術多諸伎法其第二子常好寂靜每思善事不欲譴鬧其第三子常好鬪打兇險之戲以為使活其第四子常行布施專好念佛其第五子唯敬殺害心好酒肉其第六子好行姪欲不以為獸其第七子心無所求亦不好樂亦不憎惡亦不作罪亦不求福亦不生

之

曰我住此處身

得生惱尔時香蓋知子志意而求出家其父白師云我此子欲住師所願師納受為與濟度尔時尊者即與出家有七羅漢而為受戒於戒壇中而現一相天雨舍利三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時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常坐不卧而心精進尔時伏馱尊者告比丘難生日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今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屬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我教而聽偈言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

寶林傳卷第三 第六法 六三

滅亦不居靜亦不處亂亦不求道亦不求佛亦不求解脫亦不求菩提不求聲聞及辟支佛自云我心所得咸獲生滅我心所證亦復然矣若遇大士而坐道場我至彼所親近隨喜時脇尊者至彼國中於一樹下與諸大衆俱會一處尔時尊者以手中指指樹下地告大衆曰此地若變為真金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言當未久其地漸變須臾之頃以為金色尊者舉首而見一人當會前立尊者曰汝從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尔時脇尊者心生歡喜諸佛慈造衆聖不絕度諸有苦咸登覺場即說偈言歎夜奢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聖菩提樹覺道而成已尔時夜奢而說偈言用歎師曰師聖金色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諦說此偈已禮師自言我今欲出家尊者當濟度尔時尊者即為出家請諸羅漢而

寶林傳卷第三 第七法 七三

與受戒尔時脇尊者告富那夜奢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我教而聽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說此偈已告曰汝善守護勿令斷尔時富那夜奢受尊教已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時付法已即從座起合掌當心誦身虚空化火三昧而自焚焚須臾之頃空降舍利大衆以衣而共盛接安立塔廟六時恭敬又梵天人而持一蓋七寶莊嚴將奉塔上而為裝飾自脇尊者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八帝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之歲涅槃也

第十二祖富那夜奢章察馬鳴品第十五

尔時富那夜奢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兄弟七人而處最幼心明博達無諸所求復於諸有而不繫著心如大海智若須彌而感師故縣知來矣師統大衆而止一樹又已中指指樹下云此地變如真金色當有聖者

寶林傳卷第三 第八法 八三

而入此會言猶未已其地漸變如真金色師忽舉首而見尊者當會而立脇尊者曰汝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尔時脇尊者心生歡喜諸佛大慈造令衆聖不絕度諸有衆故咸歸佛道場尔時尊者即與出家命諸羅漢而為受戒即付其法并說其偈教詔守護無令斷絕時富那夜奢得付法已廣宣流布他方游化而教導之力功德悉皆具足八解三明無不委知大行高廣而自安樂說法度衆而滿千萬得道果者而有五百次第游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過一長者名曰馬鳴有大智慧心行佛事於諸有故而能調伏尔時尊者顧視左右而發問曰汝等諸人者知此來士而已識不衆曰非我等知夜奢告曰今此來者不是餘衆昔聞聖說佛已受記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聖者而號馬鳴行步威德形自端正於波羅奈

而自出現彼出家後而至花氏說法度衆而滿三千摧伏衆魔而壞邪見因此起信而造其論當後世中而悉致敬夜奢曰此之來者合其事已何者吾於昨夜夢見大海當於一隅吾欲決之此水奔流而潤沙界今此來者即是大海吾與出家有潤舍識說此事已馬鳴至前合掌當心而白尊者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夜奢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爭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鋸義夜奢曰彼是木義夜奢又問曰鋸義者何馬鳴曰共師平出又馬鳴問曰木義如何夜奢曰汝被我解介時馬鳴聞師義勝心即歡喜而求出家介時衆中達此義者二百人俱悉獲羅漢於此會中共度馬鳴而受戒品介時富那夜奢告鳴曰汝知先世昔事以不馬鳴曰我昧如夢請師為決夜奢曰汝先世中曾生梵天而為愛故生毗離國中無衣服身生其毛猶似其馬雖有其口不解言說汝與慈故而化小蟲分身萬億於彼樹上而食其葉不

經旬日而有窠園彼國人衆而有三等最上之者身有光明而能言說所念衣服而能自資中等人者身無光明自求衣服最下之者身如馬號為馬人於此樹上拾其窠園將充衣服此窠園者彼號天子衣即此土蠶子是也因此一國馬人而充衣服為獲此利而生中國昔離彼國馬人感故而共鳴喚汝心感故而說偈曰我昔生梵天為有小愛故而墮毗離國與汝同憂苦我見汝無衣心生善報護示化於窠園當得諸濟度說誦此偈已便生波羅奈汝合轉法輪次第當十二因此所感故號於馬鳴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我教當聽偈言迷寤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時馬鳴尊者聞說偈已心生恭敬頂戴奉持時富那夜奢付法已竟即現神力飛行自在作十八變訖却至本座而入寂定時當此土姬周第三十三帝

安王十四年戊戌之歲入涅槃也第十二馬鳴菩薩章現日輪品第六介時馬鳴菩薩波羅奈國人也介時世尊與諸聖衆而至此國謂諸衆曰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智者號曰馬鳴而於此土為化導首後至花氏度諸外道而滿三千見彼起信而造其論此人先世曾生梵天而為愛著憍毗離國彼國三衆而各有異於窠下者身無衣服不解言語上彼二衆號之馬人當此人者曾化天衣而覆此衆窠園蠶繭之所等物為此善利而生中國後傳我教次第十二行步威德衆自端正當出毗離感馬鳴故故號馬鳴亦名功勝於諸功德而獲寂勝介時馬鳴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又至他土名曰花氏於此國中常演妙法度三乘人有一老者去我病疾於馬鳴前以面覆地後便不語衆者所怪云是何物當於會前而伏於地介時馬鳴告衆人曰此非凡者不久之間而現異相語猶未訖早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身如金色化為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三章 表字子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三章 表字子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三章 表字子

一女其額端正手指尊者而說偈言

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

上而度生死衆說此偈已瞥然不見

介時尊者心自思惟必有魔至與我

論義今此賢聖而預境界介時尊者

為衆說法須臾食頃有大風雨尊者

曰此是魔作若我不除必當興害介

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

尺復更雷電迴風大雹以吹彼衆此

即安樂須臾之頃魔即退散又經七

日時魔等化一小蟲至尊座上介

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識此蟲

不衆曰非我所惻尊者曰此是魔王

而盜聽法尊者縱之任作神變彼魔

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

非損汝介時魔王即現本身禮尊者

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衆答曰

有三千衆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

何答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

何聖答曰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尊者

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迦毗魔羅曰

非尊不才我當未得介時馬鳴即以

說法并現神力大地振動發三昧火

而照天地介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

起并三千衆而亦起信介時馬鳴既

見伏已即度出家於大衆中告毗羅

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

非覺知介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

頃有五羅漢當為證果身則輕健而

得其戒異香徧覆大衆咸知時有光

明身中而出介時尊者馬鳴告毗羅

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如

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

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

受吾教當聽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

元不二今付寤了法非取亦非棄介

時毗羅尊者聞說此偈心生殷重而

依教囑介時馬鳴付法已竟即於本

座入奮廷三昧現神通已即於座上

卓然而立化為一相猶如日輪良久

即隱而入大寂時當此土姬周三十

五帝顯王三十七年甲午之歲入涅

槃也

第三祖毗羅尊者章他知疑品第十七

介時毗羅尊者花氏國人也於彼國

土而隱陰界時現風雨常作外法有

所仰衆而僅三千介時馬鳴菩薩游

行教化至彼花氏於一樹下常演妙

法以度諸衆令得解脫時有一人年

似衰老至尊座前云我疾病覆面在

地良久不動更不言語大衆共恠云

是何物介時馬鳴告大衆曰此非凡

人不久之間當有變異語猶未訖早

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化為一

女身如金色以手指尊者而說偈語

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

上而度生死衆說此偈已瞥然不見

介時馬鳴尊者心自思惟若觀此相

必有魔至於此地上當得成道而此

魔衆於我道場微責往覆而必持論

即降風雨或現小蟲盜聽我語介時

馬鳴為衆說法須臾之頃有大風雨

尊者告衆曰此是魔作我若不除必

當興害介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

龍身長千尺復降雷電迴風電卷以

吹彼衆此不覺知須臾之頃魔即退

散後經七日是他魔王作一人蟲其

形微小至尊座上盜聽其語介時馬

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非我所惻尊

者曰此是魔王而盜聽法是時尊者而乃縱之彼魔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非損汝尔時魔王即現本身禮觀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衆答曰有三千人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何答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答曰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得迦毗羅曰非尊不才我當未得尔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震動發三昧火而照天地尔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信伏并三千衆悉起信心尔時馬鳴既見伏已即度出家於大衆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尔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頃有五羅漢當為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國無不知悉時有光明身中而出尔時馬鳴即付寶藏并說其偈尔時毗羅尊者得付法已至西天竺國化導群品有一太子名雲自在領諸徒衆而至道場欲請尊者宮內供養尊者曰佛法不得親近國王王子諸朝宰等

爾即樂後必有怖太子曰我國土中有一大山多諸惡鬼并毒龍等彼有道者心多藝術此山方廣近五百里於此山南而有一窟毒龍居中非人所止尊者意不近人當於所止甚是寂靜而可安道尔時毗羅尊者即往彼所欲至山所有一大蛇從山而出來逆尊者尊者見已身長一里其眼如日尊者便往亦不顧視行至山南住一平處其蛇亦來至彼盤繞尊者端然而不傾動其蛇却解尋入窟穴尊者迴顧左右人衆無一住者盡皆退散又至須臾有一老人從窟而出白尊者曰欲居此不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居此山以經千歲奉上尊命而配住此尊者問曰於此山內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知識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已來有一大樹覆陰多龍近有五百中有一人名曰龍樹心樂正法曾近諸佛常修梵行化諸龍王漸得道果我亦敬仰而師於彼尊者欲識而當往之尔時尊者便往至彼龍樹

一見心生歡喜禮拜尊者合掌問訊深山孤寂龍居窟穴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覲賢者尔時龍樹欲出家心自念言此師聖不尔時毗羅尊者告龍樹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慮吾聖尔時龍樹依師學道至求出家是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時大國王悉皆在會感天帝釋降下香乳并諸梵衆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利甚厚又得羅漢而受禁戒當獲聖果而得神通尔時毗羅尊者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當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護持物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寤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是時龍樹聞師偈已心生歡喜頂戴奉持時毗羅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現十八變訖化火焚身而歸寂滅尔時諸天并諸大衆各持瓔珞奉上塔廟又散天花而徧其地尔時毗羅尊者入滅當時此土始周三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八

十七帝赦王四十一年壬辰之歲般
涅槃也

第十四龍樹菩薩章辯天戰品第十八

尔時龍樹菩薩者西天竺人也當學
道時居一大山名曰龍勝此山之中多
諸毒龍時毗羅尊者而降於彼先遇
太子名雲自在欲請歸宮而不受之
又至一山名曰龍勝於此山中而見
一蛇其蛇長大近有一里漸近毗羅
其眼如日尊者所見而似夢之既到
山已其蛇亦至盤繞尊者而得數币
是時尊者心不傾動如須彌山其蛇
漸解而歸窟穴須臾之頃現一老人
從窟而出白毗羅曰欲居此不毗羅
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
昔世中曾為比丘於一林野多樂寂
靜有諸道眾時來問我我心煩燥不
樂言說意有瞋彼天罰我當作一蛇
長四百步朝所出者即是我身當住
此山已經千歲尊者曰於此山中更
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識之老人曰
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以來有一
大樹陰覆多龍即此樹王名曰龍樹

寶林傳卷第三 第十九

彼樹王者心樂正法曾於昔劫而觀
諸佛化諸凡等常修梵行而度彼眾
漸得道果我亦宗仰而師於彼尊者
欲識當宜往之尔時毗羅尊者疾步
至彼龍樹一見心生歡慶而自歎訝
何得聖者迂臨而至作禮圍繞散龍
金錢合掌當心而問評曰深山孤寂
龍居窟宅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
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
近賢者尔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
言此師聖不尔時毗羅尊者告龍樹
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
慮吾聖尔時龍樹聞師之言心即驚
異便求出家依師善法至近佛道是
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天竺國王悉
在其會時感天帝降下香乳并諸梵
眾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厚珍寶又
感羅漢而與受戒當獲聖果而得神
通尔時毗羅尊者便付法藏彼受教
詔而為說偈尔時龍樹得付法已心生
欣慶涌身虚空徧至他國作神通已
却復履步至一國界名南印度彼國
人民多信福業而不會佛真如至理

寶林傳卷第三 第二

唯行小辯不具大智及問佛性而但
布施云我求福非解佛性汝會佛性
而為我說尔時龍樹菩薩告彼眾曰
汝欲學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仰方得
佛性彼眾曰佛性大小龍樹曰非汝
所知非說大小若說大小即是大小
非佛性也彼眾曰我於菩薩欲求其
理而棄小辯歸于大智尔時龍樹即
為說法對諸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
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
眾之中有一長者子名曰提婆謂諸
眾曰識此瑞不眾曰非其長聖誰能
辯耶尔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其相
默然契會乃告眾曰今此瑞者師現
佛性非師身也無相三昧形如滿月
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
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
法無其形用辯非色聲尔時彼眾聞
此偈已心各踊銳便求出家尔時龍
樹而即度脫并與命聖而為受戒合
會大眾悉獲解脫於中提婆而為上
首尔時龍樹菩薩化彼國土時五千
外道作大幻法令王敬仰是時王者深

信其事宗事外道却惡佛法云彼是時龍樹改其容儀著白袈衣手執赤翻在王前行覓即不見不覓即現如是隱顯經于七年王苦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時隱時顯經于七載龍樹曰我是智人善知他事王聞此語甚大驚愕王曰汝自云智人以何驗之龍樹曰王自知者宜當試之今時大王俛仰問之諸天今者當何所為龍樹曰諸天今者與修羅戰王曰彼是天事此復難明龍樹曰但待須臾即當有驗語猶未訖于戈戟稍降下如雨耳鼻脚手從空而落王見是事特生珍敬命彼外道令禮龍樹是時道眾同見斯事深共歎訝今時龍樹菩薩為彼諸來宗眾而說大智度論今現行於世故不錄焉并造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此三本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邪備開宗要亦行於世故不書之今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屬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持此正法眼藏付屬於汝汝當受教諦聽吾

偈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今時迦那提婆聞師付屬并說其偈心自慶幸而受教詔今時龍樹告提婆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為未來世廣度群品作大佛事令得解脫今時龍樹付法已竟即於座上涌身虛空入月愛三昧現神變已却歸座上而入禪定至于七日天雨舍利復從定出以手指空謂眾曰識此事不眾曰我不能辯非聖可知龍樹告曰此舍利者是拘那含弟子摩訶迦尊有其宿願而發三等第一願者我作佛時有聖化度遇天雨下到其身上悉為舍利以表其瑞第二願者地所生物而堪為藥殺諸眾第三願者所有智者令智高廣而知宿命言訖入定寂然長往時當此土秦第四帝始皇三十五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五祖迦那提婆章與百論品第十九今時迦那提婆者南印度人也姓毗舍羅昔求福業而學小辯因遇龍樹而寤大智今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欲學其道先除我憍心生敬伏方入佛海而見道性智慧明朗於諸見中常獲第一是時迦那提婆心即悚慄與諸大眾虔誠宗奉今時龍樹即為說法提婆曰我於菩薩欲求其理棄于小辯歸乎大智今時龍樹即為說法對諸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眾之中唯有提婆知其宿命而能辯了提婆為眾人口識此瑞不眾曰非尊不才提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用以表之說法無形聲色都寂議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相用表非色聲今時提婆等聞此偈已心各誦說便求出家而師龍樹今時龍樹便度出家并為命聖而為受戒合會大眾皆獲解脫提婆於中寂為上首今時龍樹菩薩為彼眾故而說大智度論并撰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邪備開宗要盡行於世故不錄焉今時迦那提婆得付法已擅步諸國建立勝

寶林傳卷第三 第五品 卷字號

幢降伏異道以智慧力斷諸邪見化
 度群品游歷他土又至一國名迦毗
 羅於此國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而
 有二子一名羅睺羅二名羅睺羅
 多尔時長者而姓梵摩復名淨德於
 一居舍好持園苑修理平正多諸花
 藥及其雜樹於眾樹中而有一樹陰
 茂多眾於此樹上而生一耳大如車
 輪唯供長者之所食噉諸有眷屬悉
 不獲之此二子問父覓食欲知此耳
 氣味何以尔時長者即至樹所擬取
 其耳搥皆不見迴語子曰此樹耳盡
 欲至食時其子自取亦皆不遇又此
 二子醉酒而臥其父欲食其耳即出
 以充飽食食既足已亦無餘者又諸
 家眾而擬盜取至彼樹上亦不復見
 尔時長者心自念言我何因緣而食
 此耳甚是甘美餘人無分又曰天生
 奇耳非有命者依樹而生亦須有分
 若無分者不得食之誰有聖人而能
 知故尔時長者作是語已其第二子
 至彼樹所見此樹耳懊惱前後我不
 得今此見者悉皆屬我即使左右而

寶林傳卷第三 第五品 卷字號

修理之以充一食其子食已亦無餘
 者心即安樂不同前後身得輕健心
 不卒暴其次二子而向兄說兄既聞
 已亦命人取都不見有除第二子及
 其長者即得食之餘所求者悉皆不
 獲父子二人自思念之家千口餘惣
 不得食唯我父子而食樹耳故知此
 事必非常木有人決得我從所使第
 二子曰此木生奇耳我食不枯槁智
 者解此因我迴向佛道尔時長者與
 子歎已至於園觀散步游行是時提
 婆教化諸眾當會前立白大師曰佛
 授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有大
 菩薩因耳而寤若出家時當有聖者
 而謂證果當在一國中名羅睺羅多
 吾於此土化而故接此眾言已又與
 大眾巡行城邑至梵摩家是時長者
 深生敬重而供養之即於尊者而說
 此樹請解本因復緣何以尔時提婆
 即於座上而入三昧觀其昔緣須臾之
 頃却從定起告長者曰汝年二十時
 供養一比丘及此第二子亦為侍衛
 者合家諸眷屬而悉不樂見唯父與

寶林傳卷第三 第五品 卷字號

小子心常生敬慕此維佛弟子而無
 道德之外相有節行心不通大理在
 汝此家舍而經三十年從此滅度後
 而作此樹耳為有少節行不繫諸惡
 業為受此供養故來填酬尔是時尊
 者問長者曰汝年多少梵摩淨德曰
 已年七十九尔時提婆菩薩以偈記
 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
 十一此樹亦無耳尔時淨德及第二
 子聞師說偈心開意寤同白師曰我
 欲出家身已老朽其子年少而樂入
 道并有宿願故今復當其時願師哀
 納我其父亦聽許尔時提婆心思佛
 記却問其子汝名云何答曰我名羅
 睺羅多尊者曰天生佛記非我能為
 汝若出家必大果報尔時提婆即與
 出家命諸大眾而與受戒領行化導
 游諸魔所彼外道等第相謂曰此所
 來者當伏於我各各用心而共持論
 彼眾我寡宜共齊力尔時提婆至彼
 立已手執一翻其翻八尺竿長丈二
 於彼而立敬不移步外曰汝何不前師
 曰汝何不後外曰汝似賤者師曰汝似良

人外曰汝解何法師曰汝百不解外
曰我欲得佛師曰我灼然得外曰汝
不合得師曰尤道我得非汝所知外
曰汝既不知云何言得師曰為汝我
故所以不知我無我故自當得佛時
諸外道咸相謂曰此大聖者而號提
婆曾於我衆而久調伏宜可就彼宗
仰歸依于時外衆而悉敬伏又發大
問一千九條尊者所答悉不失地二
五十衆咸坐道場對答六疑而興百
論得神通力周徧十方大建法幢摧
邪顯正亦時提婆菩薩告羅睺羅多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
於汝世尊記汝佛滅度後二五百年
中有大菩薩羅睺羅多汝宜傳授無
令斷絕受吾教誨而聽偈言本對傳
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
復無始今時羅睺羅多聞說此偈并
付法已心生敬重而順教詔師付法
竟即從坐起入奮廷定分身八布而
歸寂滅時諸梵衆起塔供養用諸寶
翻而懸其上細妙雜玲裝校嚴飾而

徧其處自此師滅度時當前漢第四
主文帝十九年庚辰之歲入涅槃也
第六祖羅睺羅多章取甘露品第二十
今時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
梵摩父名淨德本因樹耳有多願故
若有智者為我解說知其往事我即
恭敬迴向佛道不久之頃當遇提婆
而為入定白其前事不辜宿願而使
出家師將化緣游至魔所廣立其義
手執勝幡足理堅觀口談千論心思
萬義宗生有之宗從立無為之至理
于時外魔崇敬伏至聖於迦毗顯揚
真乘會萬機於香域然則不生不滅
知者見者乃達於本原無去無來會
者則方持於覺路是時羅睺羅多之
大士持法印而化迷徒六通以獲於
前緣三明備陳於後聖故乃統領大
衆至羅伐城中於彼城南而有一河
名曰金水今時羅睺羅多告大衆曰
識此水不大衆曰非尊不才尊者曰
此河之上近五百里有其至人應住
於此衆曰尊何知之師曰吾嘗此水
其味在上又見水中而有五影以顯

前事而在此相又佛記曰吾滅度後
二五百中當有聖者僧迦難提而生
羅伐於諸袒中次第第十七今時羅睺
羅多說是語已領諸大衆尋水而上
便作神力未到食頃而至彼所時彼
尊者而入其定羅睺等衆共止一窟
俟得三七日中方始出定今時羅睺
羅多問僧伽難提曰汝身定耶汝心
定耶僧伽難提曰我身心俱定羅睺
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僧伽難
提曰雖有出入而不失定相如金在
井如金出井在井出井世相去來若
約金體都無動靜羅睺羅多曰若金
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井
僧伽難提曰言金無動靜何物出井
許金出井金非動靜羅睺羅多曰若
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
物僧伽難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
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羅睺羅多曰此
義不然僧伽難提曰彼理非著羅睺
羅多曰彼義當憶僧伽難提曰彼義
已不成羅睺羅多曰彼義不成我義
成矣僧伽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

寶林傳卷第三 第三張 去字

寶林傳卷第三 第三張 去字

寶林傳卷第三 第三張 去字

故羅睺多曰我義以成我無我故
 僧伽難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羅
 睺多曰我無我故成汝義僧伽
 難提曰仁者曾師何尊羅睺多曰
 提婆菩薩僧伽難提曰稽首提婆尊
 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
 者羅睺多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今時
 僧伽難提聞師說法心意朗然稽首
 人者而歸依曰三界一明燈迴光而
 照我十方悉開朗如日虛空住今時
 僧伽難提稽首此語已右繞三匝而
 作是言三界諸苦衆願依師解脫稽
 首而作禮惟垂哀納我今時羅睺多
 多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何依何託
 皆悉解脫今時羅睺多語已即舉
 左手於虛空漸漸而長手持金盃用
 取齋食不起于座而至梵天須臾之
 頃却收左手還于本座而現鉢中所
 有飲食即命諸衆而共同食諸衆至
 已皆不能食欲擬食之心即厭惡身
 復戰慄不可近執今時羅睺多告
 大衆曰吾不讓汝為吾惜食已命汝

故悉不得食非我之咎汝自業故說
 此語已即命僧伽難提而分半座即
 共食之今時大衆咸悉驚訝此是弟
 子云何命座而復共食非其禮也作
 是念已不敢發言今時羅睺多知
 其宿命復有他心衆雖不言默然知
 矣乃告衆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
 得食者非汝等故過去劫中娑羅王
 佛而當化度為第十七有大神力多
 所饒益我滅度後此人度衆如苑伽
 河沙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
 多汝等此衆曾為聲聞當第八劫而
 事羅漢至獲其果到須陀含於彼終
 後而至吾所雖得近吾猶未見性汝
 宜迴心當禮此尊於我滅後而為上
 首今時大衆聞師說已心生疑惑我
 師神力能取天食彼者非聖何當敬
 之今時僧伽難提深知衆意而不敬
 伏即共尊者議佛在日世界平正無
 有埠阜一切江河悉皆潤美樹上甘
 露露如懸珠食者安樂而無諸衰自
 佛入寂當近八百世界衰弱人多少
 信要假神力而為勝負我即不作作

亦非難汝即不信信亦不易作是語
 已用其右手漸漸入地至金剛輪取
 少甘露却收手已還至會上而現甘
 露彼衆見已心生敬重師知敬已而
 用甘露分布一衆命令食之彼既食
 已身心安樂瞻奉尊者合掌敬禮今
 時羅睺多曰如來以法眼付囑迦
 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年
 朽根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今
 時僧伽難提聞師付囑心生敬慕而
 問師曰法有證不有取捨不有有無
 不有內外不尊者慈造而為解說今
 時羅睺多以偈答曰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
 起今時僧伽難提聞師說偈歎言善
 哉大聖者心明如日月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讚尊者已受教奉行今
 時羅睺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全
 身入定天衆散花而來供養時當此
 土前漢第六主武帝十年戊辰之歲
 入涅槃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章辯金河品第三
 今時僧伽難提者羅伐人也昔居此

城南有一大河此河名金水於此河
向上而行五百里有二大石窟僧伽
難提而處一窟中常樂修禪定此師
過去劫而號娑羅王次生此國土而
誕刹利家名僧伽難提父名寶莊嚴
母號芬陀利亦生而解語分明曉了
之而為母說法化令入佛道國有一
大師善明諸典誥能辯先世事一國
悉知聞余時刹利王有詔命師對師
至王宮殿當居一寶座王問此太子
有何因緣故纔生未一歲而能解言
語兼會諸佛義化母而入道師善知
往事請為我決烈余時大師告父王
曰今此太子年經七歲而寤佛道後
學禪定而止一窟處于金河當遇聖
者而獲道果余時父王告大師曰今
此太子先世之中而居何位大師曰
先世之中而處聖位有迎化眾號娑
羅王余時父王思念前事我此太子
是吾之寶當捨出家報何薄祐余時
太子已七歲而白父言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憐
故余時父王及其親母聞辭出家至

不聽許又苦求父及求其母云不聽
出家我與父母情已斷絕余時父母
即聽出家乃命一僧名禪利多請入
宮中而與度脫在彼宮內一十九年
方命眾僧而為受戒於一靜夜當自
念言我名出家元處于舍年二十六
曾不近聖即於此夜天有光明是聖
感故非其月也忽見一路蕩蕩而直
亦無別眾又於面前有一大山太子
即尋其路至彼山所須臾之頃其天
似明太子在山處一石窟而習禪定
余時父王至於天明不見太子僧利
多而被擯出諸處追求而悉不獲在
彼石窟身心安樂而經十年小小衛
眾還有三五而近學道余時僧伽難
提於窟而出面北觀望忽見一瑞而
喜曰天生聖者不久屆此佛大慈故
而度脫我即令衛者而淨前窟不久
之頃大聖當至汝可速疾而淨道場
不久須臾而至余時僧伽難提纔此
語已即入禪定經于二十七余時羅睺
羅多游行國土至彼羅伐而見金河
迴告眾曰識此水不眾曰唯尊能辯

羅睺羅多曰此河之上五百里來有
一智者而入禪定眾曰師何辯之師
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并現其影影
有五運當視此相余時尊者說此語
已便作神力須臾之頃至於彼所時
僧伽難提而入其定羅睺羅多眾等
共止一室候至二七日中方乃出定
尊者相見持論如上佛記僧伽難提
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生
羅伐城於諸祖中次第十七此二尊
者各現神力用發眾意而取天饌共
會同食無威德者悉不敢近眾見師
命難提尊者分座共食咸悉不敬難
提知已即低右手入地徐徐至金剛
際而取地味舉眾得食悉皆安樂彼
眾見已心即敬伏食甘露已悉得解
脫余時僧伽難提得付法已離彼國
土又化他境名曰摩提羅睺羅記云吾
化大眾如苑伽河沙從吾之後於摩
提國又出一師伽耶舍多吾與汝等
同尋此聖而必知識如是行已教化大
眾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來尊
者面西而候其事乃告大眾汝等眾

寶林傳卷第三 第三十八

人識此風不衆曰聖智非惻尊者曰
 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西至三千
 餘里而有聖者欲出現世先淨國土
 而生其風今此風者不同天風龍風
 神風鬼風阿修羅風不同諸百風名
 曰道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
 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
 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得痊
 還所有諸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
 得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
 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即
 命大衆西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
 通舉衆皆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
 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
 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枕於
 此山除此一家餘無別止是時尊者
 至彼舍宅云此雙歇聖猶未久忽見
 一子手執銅鏡而至師所尊者曰子
 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
 蒼百歲覆而問曰汝當無知者甚幼
 小答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
 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機耶子曰佛
 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

寶林傳卷第三 第三十九

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
 知是聖又致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
 何尔時童子以偈答諸佛大圓鏡內
 外無瑕翳兩人得同見心眼皆相似
 時彼舍父母見子奇異欲令出家尊
 者遇之而為度脫父母捨已即領游
 化至一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
 多於彼殿上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尊
 者問子曰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
 我心鳴也非風銅鈴耳尊者曰非風
 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俱寂靜故非三
 昧耶尊者曰善哉真比丘善會諸佛
 理善說諸法要善識諸佛義又告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
 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偈
 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
 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尔尔時
 伽耶舍多聞師說偈及受法藏心生
 敬重頂戴受持尔時僧伽難提付法
 已竟即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
 把其樹枝尋即化度而歸空寂是時
 大衆咸作是言今此聖者樹下而終

寶林傳卷第三 第四十

當於後世而必滋茂尔時大衆即散
 瓔珞塗香秣香燒香供養復共焚爇
 而起塔廟分布舍利咸資大衆衆取
 舍利欲於平地而起一塔在於樹側
 衆不能移及諸大衆盡其神力如須
 彌山不可傾動即就本處而致供養
 復天花諸梵天衆而雨寶衣用散塔
 處時當此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年
 辛酉之歲入涅槃也

寶林傳卷第三



農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四 秦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昔所

生處於此國西三千之里有一大山

名寶落迦其山南面居于一足地廣

平正父母舍宅而悉在中姓鬱頭藍

號伽耶舍多父名天蓋母字方聖而

初孕時夜夢神人告方聖曰我來也

手執寶鏡而就其母於此寤覺身軀

安樂時出異香徧滿於室時時舍內

每現圓光懷得七日而自誕育身如

瑠璃內外明徹年甫十二都不洗浴

其身清淨絕無塵垢時人共語悉不

勝彼心常閉靜亦不多語處於舍宅

亦不執怪介時僧伽難提告大眾曰

我昔本師羅睺羅多當受記云從吾

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

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如此行已當

會遇之尊者語訖與諸大眾至摩提

國於法座上為眾演說忽於一日而

有微風從西而起尊者迴面向西而

候其事已乃告大眾汝等諸人識此

風不眾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

者名曰道風從此而去三千里內而

有聖者欲出于世先淨國土而生其

風又告眾曰今此風者不同諸風亦

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

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

有疾病遇此風者皆悉痊退所有諸

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悉除滅所

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

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命大眾曰西

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通舉眾皆

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

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

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枕于此山除此

一舍更無他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

云此斃歇坐猶未久見一童子年當

十二手抱銅鏡至于師所往返問答具

如上說父母見子有此奇異欲令出

家遇尊者故方得度脫將至古寺登

羅漢壇而為受戒師賜法藏并說其

偈而教屬敬而奉行介時伽耶舍多

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到一世界名月

氏國於彼國土大作佛事說法度眾

寶林傳卷第四 第三張 秦字号

導化無量又彼國中有婆羅門家養得一犬常於屋簷下臥縱躑躅去還來本處如是臥此簷下經于十年不止別處人有所怪何好於此或復有雨并水所浸亦不離此臥於水中今時婆羅門心自念言此犬何意而好處此更不餘止以杖驅逐躑躅去還返如是打喝又經五年今時婆羅門年始三十名曰鳩摩羅多心常勇健不信有佛亦不信法不信因緣及諸果報而信外道常師梵志談非因緣何有果報俱是自然梵志所說甘心信伏時鳩摩羅多告梵志曰師說自然非因緣法今此狗者當何自然而處于此梵志曰此狗其心自然而好低下亦非因緣之所感故今時鳩摩羅多又告梵志曰我於昨夜而作一好夢夢見真金曰赫赫照天地我與梵志等處于一暗室忽被日光射二身如琉璃師身淨無物我身蟻象食師說達自然而為我消釋今時梵志告鳩摩羅多曰此日出自然赫赫自然赤真金躰自然非物能賤貴天地本自然

寶林傳卷第四 第四張 秦字号

光照於彼此二人處于室明暗各自然汝身蟻象食我躰常自然今時鳩摩羅多雖聞所解心猶未釋又曰我所作夢欲釋其原師所解夢還如說夢如此解已非我意中摠說於自然何如夢說夢又曰願逢一智者而為我解釋與彼事相應我願隨師學作是念已即捨梵志而歸本舍今時伽耶舍多在彼國中於一座上告大眾曰見此氣不大衆曰見師曰教說此氣者大乘氣也何以夫氣像者氣如虹環其事必圓氣如玉璫菩薩在傍今此氣者猶如玉璫下有聖者不久出世又云佛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當有菩薩現月氏國後而化導至于比天復度一衆次第第二十今此氣者必當是乎今時伽耶舍多即下本座與諸大眾至于氣所到彼氣所其氣漸隱師即立住轉復不見師曰此聖非遠且候從容須臾之間有婆羅門年甫三十來問左右曰此是何人左右報曰是佛弟子今時婆羅門却歸本舍而閉其戶是時伽耶舍多告大眾

寶林傳卷第四 第五張 秦字号

曰前瑞所起不離此宅尊者進步漸至宅所而扣其戶今時婆羅門報曰此舍無人尊者問曰答無者誰時婆羅門鳩摩羅多聞其語異不同梵志必是智人而可屈就時鳩摩羅多即開其門禮觀尊者請於舍內而踞其塌以諸果藥而供養之是時尊者作是念言今此人者必當是矣時鳩摩羅多而供養已乃問師曰我家有一犬常於檐下溼地而臥前後打逐躑去還返至於彼臥更不移止今請智者為說其事與意同故我即師學尊者曰若我所說定其昔事與汝意通實師我不鳩摩羅多若與意合當隨師學伽耶舍多曰今此犬者是汝父也何以故為有少業而墮狗中其父死時汝身不在父有黃金未付於汝金在簷下以覓盛之可有千錠汝若不信但掘於此汝收金後狗臥隨處不定於彼時鳩摩羅多即致其功便掘其地未至五尺掘著其覓覓有黃金實千餘錠收拾以訖其犬不止隨其處所而自安臥時鳩摩羅多不違願

故便隨師學又問昔夢具如前白尊者曰汝夢見日是佛日照曜天地者度二眾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璃彼所淨者自利一身非度他眾汝身有蟻眾所知識而自溱泊當於彼所而食汝祿今時鳩摩羅多聞說二事心即決定即離居舍隨師敬奉而為給侍今時伽耶舍多深知宿命知此弟子道力當備而命聖眾而與出家受具足戒令證道果時伽耶舍多告鳩摩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傳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能礙當生生不生今時鳩摩羅多聞師說偈心生歡喜得法眼故當自安樂而受訓誨敬重頂戴今時伽耶舍多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亦不至地雨下舍利眾拾供養隨收得處各塔廟而供養之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主成帝十四年戊申之歲入涅槃也

第九祖鳩摩羅多章試神足品第三
今時鳩摩羅多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昔於無量劫中曾生他化自在天上忽見菩薩身有瓔珞心生愛美次憶他化而生梵天與一天仙說佛知見彼仙證果獲須陀洹承此力故而為導師度諸天眾有一天女其貞端正多修忍辱而至此會禮覲導師時一座中人千二百俱瞻此女心起愛樂累彼導師憶於梵天而生此土彼天女者亦生此土而姓梵志今時導師生婆羅門家其人財富多諸金銀七珍等寶心長憍惜人所難得今時有一羅漢名曰海勝知彼導師昔之因緣當憶於此羅漢曰我於先世曾生梵天因得此師說佛知見今者當證道果我既得果須化此師而令出世作是念已即至婆羅門家見一童子名鳩摩羅多便問乞金汝若施我當獲解脫童子曰我年十五未至自由父雖不在待白其母童子白母母即聽施隨汝所與亦不留難是時童子施金一斤與彼羅漢羅漢記曰汝

從向去又經一十五年當遇菩薩出世而引入道化度無量盡獲聖果已授記畢羅漢又曰汝有小難而折大業不久解脫疾證菩提今時羅漢言訖即去未至須臾其父歸舍子白前言猶未訖叫喚罵詈即取其杖決子一百從此決已父身病疾於夜分中密自執器於其簷下而掘其坑可深一丈埋其瓮金近一千錠恐子枉用而破家業從此埋已不令大小而知處所唯自側臥瞻望簷下從此病已直至于死却於本舍而作一狗唯臥簷下先問梵志而不能釋次遇伽耶舍多而悉往事前文已明不能再述今時鳩摩羅多得付法已與諸大眾游歷他國化導眾修行菩薩道植諸善本名稱諸土時北天竺有一大士而塗足油歷諸國界而遇尊者作禮圍繞却住一宿而白其事我家有父母心常好供養亦求於佛道至樂禪寂者未知何因緣長疾而不効我有一隣舍心常行兇險煞害一切物不解求佛道亦不識供養豈會禪寂者

佛說阿含經 卷第四 第十卷

如此行惡故常獲無病疾未知此二行惡者却善資善者却惡報伏願尊解說令我得見之今時鳩摩羅多告大士曰佛云人生在世有三等業吾悉知之何等為三亦曰三世前生福業大而積功德厚當報於今身今身作諸罪惡業力微劣未及功德多且受善業報不現其惡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功德盡此一報畢當墮於惡道一入無有出更不復人道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如丘山今世作少善猶未過於彼其善力微薄且受諸惡故不現其好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諸惡盡此一報畢當獲諸善報於此善報時更不作諸惡而不煞害故更不復惡道永生善利又曰前生修功德而致疆半功有少破和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快活心似得安樂忽降諸凶喪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此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疆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

佛說阿含經 卷第四 第十卷

罪亦死先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此善報今時大士聞師說法心開意朗欲依師法如師出家師曰汝有父母當在何國而須就彼自言出家父母聽汝許可即來大士曰我去本國難可得迴從此至舍三千餘里我請尊者彼國供養度我出家尊者曰我往彼土不足食頃汝所致步應難得至大士曰我往不難亦是食頃尊者曰汝有何法大士曰我在家時有一師兄名闍夜摩曾在彼國主一佛塔其塔中佛名俱那舍於此塔前先有一樹樹生其子多不越百其大如棗名末訶子此佛滅度生此一樹其子為油將塗其足須臾之頃游三千里又欲住時將此樹葉隨身多少拭此油盡要住即住欲擬行又將塗足如是住法准如前事尊者曰汝有此油已非凡故共汝即同往彼國今時鳩摩羅多即作神通而往比天竺國如是神力至彼佛塔作

佛說阿含經 卷第四 第十卷

禮圍繞却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今時俱那舍佛放白豪光照彼大衆盡獲阿羅漢果各有神力而自在故今時大士辭父母竟而至師所志求出家時鳩摩羅多尊者即於塔前度闍夜多復命聖衆而為受戒今時鳩摩羅多度大士已用偈告曰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衆當亦然尊者說此偈已乃告闍夜多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今將此法藏付囑於汝汝當守護聽吾偈言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尊者說此偈已乃告衆曰今此偈者妙音如來見性之偈汝可禮重當獲覺路時闍夜多深心敬重依師教詔頂戴奉持時鳩摩羅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以爪鬚面各分兩向當此分處有大光明照諸大衆照大衆已寂然滅度諸衆感動起塔供養時當此土王莽十八年壬午之歲入涅槃第十祖闍夜多尊者神品第二出今時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以兄

油故用塗其足至彼中印度禮觀鳩摩羅多尊者問其業報善惡各異上修福德便有凶衰而作諸惡咸昭善瑞其此二者前文以錄故不說焉時鳩摩羅多而為說已大衆聞竟悉獲聖位介時闇夜多聞師所說心意朗然即欲出家隨師侍衛尊者曰汝父母何處取辭父母父母聽許即來吾所為汝出家闇夜多曰我之父母去此三千我去即易來曰無由以尊力故共至彼時尊者我去三千未消食須汝去歸國非得易耶闇夜多曰我之有兄而入佛道於彼國中供養一塔塔中有佛名拘那含此佛滅時當於塔前而生一樹彼樹有子如其棗大極結繁實方得百顆將得此子以充其油塗其足下須臾之頃行三千里不將難矣尊者告曰汝有此油是非凡者我今共汝同往彼國得觀佛塔瞻禮圍繞介時鳩摩羅多即作神力而至佛塔見其塔已作禮瞻仰介時拘那含佛從其頂相放大光明照燭一衆皆獲解脫闇夜多亦至彼所

而求出家白尊者曰父母聽我而依尊者介時鳩摩羅多便與度脫命諸羅漢而與受戒師見度已而說偈言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衆當亦然尊者付法并說法偈受其教囑頂戴奉行介時闇夜多得付法已心得自在行菩薩道宣正妙法名徧諸國度衆無重佛授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至于北天復度一衆次第二十名闇夜多佛記第二十相智慧超勝辯才無礙游歷國土靡不周徧至一聚落名羅閱城彼城之中多諸道衆而見尊者咸皆宗仰彼諸衆等善解三藏甚深淵博辯惠聰慧諸有來者無能敵彼是時衆中有一頭陀六時禮佛少欲知足長坐不臥一食而已介時尊者告大衆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諸大衆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臥一食而已尊者告衆曰此是道耶衆曰誠如尊說尊者曰今此頭陀不久墮落與道懸遠心有所得不名道故衆曰師如何尊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禮亦

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介時頭陀聞說法已心生敬重即於座前以偈讚曰稽首三昧尊不求於佛道不禮亦不慢心不生顛倒不聖不懈怠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遲雖急而不躁我今遇寶尊和南依師教介時尊者告大衆曰會吾語不大衆曰依教奉行尊曰此頭陀者非是汝皆曾過去劫常行不輕行至于今日吾所言者為彼求道者心如彼緊絃曰贊曰惡此絃惡故其聲斷焉此聲緊故行者絕矣故吾不贊令彼寬慢無有所得方始安樂此北天竺呼為徧行頭陀此羅閱城衆共號此徧行頭陀為婆修盤頭也是梵語矣介時闇夜多尊者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恭敬意如大海又問婆修盤頭曰汝生恭敬心不退轉有此逆言當何不動介時婆修盤頭白尊者曰我昔前世第七劫中至行勤敬常樂供養於一國土名常安樂我於彼所心不懈怠常行教化見一智者名曰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十五張 泰字字

月淨乃命我住而語我言汝當不久證
 斯陀含果宜應勤敬勿可犯也又語
 我言至修行者如彼昇天漸漸而上
 去地遙遠不可退憶若退憶者終有
 所損而不復上我昔世中年已八十復
 患腰脚不能自履以杖扶策隨其處
 所有一菩薩名大光明而處一寺居
 止一房我就致敬已畢却歸本座余
 時月淨而來至彼當語我言前者見
 汝不久證果今度一觀却在凡地苦
 哉苦哉何因始知汝其過輕父重子
 婆修盤頭問月淨曰此非可憐不月
 淨曰汝識罪不婆修盤頭曰我未省
 犯月淨曰汝懺何罪婆修盤頭曰我
 多忘失未省此罪月淨曰汝禮拜大
 光菩薩不婆修盤頭曰我曾禮拜汝
 省彼房門外有畫佛不婆修盤頭曰
 不見月淨曰汝倚其杖在其佛面為
 彼輕故不得斯陀含果當退八位汝
 須知之時婆修盤頭即至彼寺其壁
 上實有一佛為禮大光倚此杖故上
 墮於我而歸八位今見尊者所出言
 教無不信受縱有逆語如風度耳亦

寶林傳卷第四 第十七張 泰字字

不停滯願尊慈造有法教誨時闍夜
 多告婆修盤頭曰如來已大法眼付
 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
 此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
 斷絕受吾教已而聽偈言言下合無
 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
 竟時婆修盤頭聞說法及其偈言心
 生歡喜頂戴奉行余時闍夜多付法
 已竟即於座上已首在下卓然倒立如
 婆羅樹枝舉眾共取欲擬闍維悉不
 能動又諸羅漢盡其神力欲擬取下
 亦不能動如須彌山不可傾覆余時
 大眾同用神力有百千眾亦不能動
 時眾共集焚香白曰請師下本座我
 等欲闍維願師大慈故令我得舍利
 纔稽眾首而共向前忽然自倒如五
 大山崩地皆震動余時大眾用已香
 薪而共闍維闍維既畢收得舍利起
 宰堵波共其供養時時瞻觀時當後
 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戌之歲入
 涅槃也
 于祖婆修盤頭章舉太子品第三五
 余時婆修盤頭者羅闍城人也姓毗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十七張 泰字字

舍佉父名光蓋母字嚴一家有財寶
 供給四方唯無其子光蓋曰我無子
 嗣當何求之嚴一日於彼城北有一
 佛廟共至所求必應得之是時光蓋
 而共嚴一至彼塔所合掌禮敬散諸
 花香徧於佛上又致供養而細嚴飾
 威共尊仰而啓其願曰我於世尊所
 而欲乞一子願尊大慈故不違我等
 願是時願已却至本舍於一夜中夢
 見二珠一珠光明而能徹耀又一珠
 故亦有光明其光如電有無不定前
 一珠者光明照耀亦不歇滅食二珠
 已尋即夢覺身躄悅澤無諸苦惱懷
 至七日當有一僧名曰賢眾至於門
 首而問之曰我行四國土尋光至於
 此汝彼是誰舍當生一賢子余時光
 蓋長者聞是語已即出逢迎彼師見
 已心即歡喜余時嚴一亦出禮拜賢
 眾見禮不敢當次去禮佛自禮法身
 福智尊者余時光蓋作是思惟此僧
 非聖常鄙凡者我是丈夫禮却不起
 彼女人敬心即恐悚余時光蓋却歸房
 室取一寶珠奉上賢眾以試其心又

更作禮介時賢眾端然不動亦不止
 過受其寶已去汝好在令更作禮光
 蓋致禮近將百拜既見不止心自停
 息猶不會意去我見尊者受我寶珠
 心即歡喜復見尊者不受女人拜敬
 心自恐悚不敢安座其事去何請為
 宜說賢眾曰汝不問我我即不說受
 汝拜者汝是凡夫有少福德合遇於
 我我受汝珠以用資福當生之中而
 獲財利不令欠我受汝拜資得當生
 和合眷屬不令返逆彼女人者身懷
 菩薩是取上乘不久當世化度無量
 三昧果中亦得取上而當十五即應
 出家次遇毗婆訶薩而得受戒從此
 去已常行世行日食一中此國名曰
 徧行頭陀亦曰婆修盤頭當度賢者
 如我等輩約旃伽沙所以見者不敢
 輕慢非貴女人而致於此光蓋曰善
 哉大士而有他心於此三世悉能觀
 見讚禮而已深生敬重自責輕慢至
 悔前預而知其本又賢告曰汝有二
 子一者上說更不再言其第二者名
 曰芻尼芻尼者梵言也此曰野鵲此

子者於先世時世尊入定在於雪山
 彼子為鵲泊於佛前又作一巢時來
 時去世尊成道彼鵲為近佛故而獲
 此報世尊出世天龍八部游那提國
 彼國王者是此子也世尊至彼王即
 出迎瞻奉隨從請尊至殿而設供養
 欲問往事以何因緣我名芻尼此
 過去經多少歲而親智者願尊慈造
 為我解說介時世尊告芻尼王曰汝
 先世中曾作野鵲吾入定時汝於吾
 頂置一鳥巢或來或去已經六載吾
 已成佛汝作其王為近我故而獲此
 利於後五世悉名芻尼吾滅度後二
 五百未當生羅閱城中毗舍佉家得
 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處一胎而出于
 世此婆修盤頭者是賢劫祖次二十
 一其師之後當出弟子有大神力十
 那羅延一切諸眾悉不能及以此力
 故號大力尊介時芻尼王聞佛所說
 先世為鵲心即驚悟以其瓔珞用嚴
 一蓋共成奉上世尊伏賀先世願尊
 慈造當為領納介時世尊作少神力
 即用此蓋而處其頂尊又告曰汝後

五世中為遇此菩薩當獲大神力而
 生初利天介時芻尼王聞佛說已心
 即歡喜合掌尊前以偈讚曰與聖同
 處胎當於第五世為遇婆修故而得
 生初利我昔為野鵲在尊頂上止奉
 此七寶蓋以答先世耳介時婆修盤
 頭年當十五遇一尊者名曰光度而
 與出家後逢毗婆訶薩而與受戒至
 行頭陀心不退轉縱遇諸境生滅不
 起猶若須彌八風共吹至無量劫悉
 不能動介時闇夜多知此婆修盤頭
 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
 敬重意如大海當付法偈而受教詔
 即往他土而行化之至那提國之南
 有其大象頻下損物人不敢敵自三
 十年來其象不下一國人民皆得快
 活心不憂懼亦不損耗彼由何故凡
 不可知願遇聖者而為我說彼城之
 眾咸悉安樂無有患故不作惡夢彼
 國有王名常自在有二太子一名摩
 訶羅二名摩拏羅此初太子年已四
 十其第二者年已三十常得安樂不
 被諸境之所惑亂每至園觀心自念

佛本第四 第五卷 卷中

佛本第四 第五卷 卷中

佛本第四 第五卷 卷中

言聖者合至何當晚乎尔時婆修盤頭至此國已大作佛事廣為說法化諸道眾皆蒙獲益時彼王者忽聞此師即令使者而請供養尔時婆修盤頭至王宮殿王即禮敬心生瞻慕即命二子令致敬師用資福業王白師曰師在他國見彼人眾得似此不婆修盤頭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取何國而况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况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眾安樂猶何善耶王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此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國王刹利多滿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眾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眾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王今太子即當其事王曰其次者誰師曰吾亦預此王即致敬心生歡喜未至食頃有一使者奏曰象兵百萬至于南面欲近城門漸漸而進王曰此事

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用軍眾亦不須刃今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何用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不可敵王即命太子今至城南象兵漸至疆過百萬尔時太子即舉右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其那提國中所有宮殿及諸舍屋悉皆振動象兵百萬悉在于地不復更起尔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子者佛已投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記故勿令違犯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人度者尔時尊者婆修盤頭即就王宮命語聖眾而與太子出家受戒尔時太子得度脫已心生恭敬即於尊前以偈讚曰為摧百萬象鼓腹作神通一切諸宮殿無不振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稽首辭父母而出於愛火尔時尊者即領太子摩拏比丘聚落行化乃告王曰我為此太子而至于那提今已得解脫宜令化導之尔時那提

國王常自在等與諸眷屬共送此子而至于分首隨緣往所是時婆修盤頭在彼國中游行教化建勝法幢辯才無礙摧諸邪見而歸降伏隨彼化導百千萬眾悉得度脫而證聖果乃命弟子摩拏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尔時摩拏羅聞說法偈心即歡喜而生恭敬頂戴奉行時婆修盤頭付法已竟即於座上高半由旬其身亦不神變凝然而住尔時大眾咸共合掌而啓告曰至尊大慈故令我得舍利莫現是神變願師歸本止時諸大眾作是語已颯然從空却還本座便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殤帝九年丁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二祖摩拏羅章伏術師品第三
尔時摩拏羅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利帝亦名大力尊有云摩奴羅者此非理也昔在國時身為太子父名多滿

亦名常自在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國王刹利多滿亦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衆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衆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佛已授記其實如之今時婆修盤頭者得五神通及八解脫隨彼國王而行化之以大福力多所饒益次至一國土名曰那提彼國刹利王而生二太子其次第二者而有大威力彼國多象衆而頻侵聚落自生太子來其象並不國土無衰惱以經三十年尊者婆修至化導無量衆受王請供養到彼宮殿已命出二太子令禮婆修尊欲求於福報今時大王問尊者曰師在他土見彼人衆得似此不今時婆修盤頭對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闍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二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眾安樂由何善耶師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第

一者是吾第二者太子此國無患得三十年今此太子亦年三十此事現在非無信耶師曰此太子者身有大能力能摧諸魔心有智力能伏生死王曰如何得知師曰不久之須當有一信從南而來以此事故而顯太子師與王語言猶未畢忽見一人而至殿前奏曰今此城南有百萬象兵而入國界王聞此事心生憂惱以何兵衆而戰得勝尊者曰今此事者而亦易為王有太子其力難比今此太子而敵得之王曰此事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用軍衆亦不須刃惟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何懷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不怯弱王曰今命太子戰彼象兵今時太子奉王勅詔命戰象兵即至城南端然而立其象兵衆漸漸而進今時太子即已右手拍其腹上此象衆等悉皆崩倒更不復起試喝一聲六返振動父王見已深自歎訝此子出世非我等輩佛已授記云生彼國因師證故而得知之又曰我有二子其

一敢異若紹我位必應勝之師曰此子在舍非登此位若作王者為銀輪王王三天下非此小國而及用之又曰若出家時定作法祖而繼於我化導九衆今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太子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語故勿令違負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能度者今時尊者即就王舍而與出家又命聖衆并受具戒今時摩拏羅得度脫已心生歡喜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今時婆修盤頭即領摩拏羅欲化道衆故辭王曰我欲化導衆隨所諸聚落願捨摩拏羅而隨於我去王曰師與出家竟即是師弟子非我等拘束聽從隨師化度今時婆修盤頭當行化時度諸有衆而滿三萬得聖果者近自五千而化度已告摩拏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持此法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并傳法偈具在前文而不

寶林傳卷第四

第七卷 釋字

再說婆修示化終于本緣。時摩拏羅得付法。已心得自在。隨化他土。拔諸有衆。而為說法。次第游行。至于一國。名西印度。彼國國王。於宮苑中。常自行道。名曰得度。姓于瞿曇。手執金蓮。如供養佛。於苑空地。并自閑靜。唯置一爐。常焚寶香。而呪願曰。願我遇聖。而得了知。前後際中。一切諸境。王發願已。而又行道。如是行道。經于七年。當於行處。而現一塔。亦不高廣。至甚低小。從座至頂。一尺四寸。其色青黑。四面有相。各自而異。前一面者。有尸毗王。割股救鴿。又充一面者。有其菩薩。墮于險崖。復右面上。有月光王。而捨寶首。當後一面。有慈力王。刺身。十燈。今時大王行道。已竟。忽見一塔。至是低小。極而高廣。未過二尺。以手欲捧。都不能動。又令淨者。而有二人。共舉此塔。亦不能動。又命五人。依前所舉。亦不能動。今時大王既見如此。廣命多衆。可滿一百。悉有其力。共舉此塔。亦不能動。今時大王當自念言。此塔至小。亦不連地。何故多衆。悉不

寶林傳卷第四

第八卷 釋字

能動。王就塔所。而致供養。焚香。散花。徧滿其處。即命國內諸有智者。咸共詳察。今時摩拏羅尊者。在此會中。亦不先說。讓諸智者。而為其首。一會大眾。而有五百王。致供養。而設衆僧。彼國僧衆。多修梵行。復有一衆。而修禪觀。自有一等。而善術。誓彼三衆。等悉赴王會。時衆食已。王自前事。問諸智者。今此苑中。我常行道。於此淨地。而湧一塔。未至高廣。人不能動。我欲將彼。就此宮殿。置於高處。而供養之。一衆智者。誰能為我。移得此塔。就其宮殿。是時會中。有一智者。善明呪誓。白大王曰。我當移得。王曰。便請尊者。今時術師。即於王舍。請一大物。衆不能舉。我且試之。然移此塔。王曰。我有殿前。銀山高廣。極重。今此力士。非論一百。二百。三四。五百。悉不能出。此山入地。深至水際。昔時鑄作。將鎮此殿。師有力。故一任出之。今時術者。即作其法。以手結印。用按于地。即舉左手。而曲其肱。高聲喝出。未至食頃。其山漸動。舉衆皆見。颯然而出。三衆歡喜。無不欣訝。王見是已。其心

寶林傳卷第四

第九卷 釋字

豁然讚言。善哉。壯哉。其力如此。何憂移塔。今時術師。即至塔所。見塔。位小心。不敬重。又曰。此是小小。何足其力。王曰。便命術者。而為移塔。今時術師。即就塔邊。以手欲舉。其塔。安然。都不能動。術師却後七步。便作前法。先喝一聲。牙齒。墮落。其術師。自不覺知。又喝一聲。眉毛亦落。其此術者。上未覺知。又喝一聲。其鼻崩倒。時諸大眾。喚言。且住。術師即走。東西南北。又不遠去。只在衆前。大眾又喚術師。術師且來。此座何用。亂走。術師曰。諸人等。復在何處。而不出來。救我之命。三衆共起。向前捉之。悉捉不住。今時大王。既見是已。即命五百力士。令捉術師。如捉得。住。當厚與賞。是時力士。同共向前。便擬捉。捉悉被。衝到。亦不可近。其身如鐵。把亦不住。今時大王。告大眾曰。今此衆中。誰能誠此。我見此事。何由可當。雖有身力。亦不敢為。是彼自顛倒。為是聖者。所作。為是法。合如此。為是自失心力。彼衆之中。誰有諳者。當為我。誠令免狂亂。我所敬信。亦不害此。當願依舊。如前無異。

寶林傳卷第四

寶林傳卷第四

第三十四

卷四

一六七七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 卷四

七三一六四一



趙城縣廣勝寺

山三物
曰若人

脫皆為此

如

具七事者前際後際悉能了矣

劫中亦如眼見他心宿命從此而通
 八解三明皆因始發欲近佛地方獲
 菩提踏著六通便成羅漢是時玉闍
 深生信重問尊者曰師久修行善知
 宿命又知奇事明前後際未審此塔
 當是何佛我欲知識今請尊者而為
 說之尊者曰今此一會眾賢非一願
 王見念當迴問彼今時大王即從座
 起整頓衣服而請諸眾曰願諸眾等
 哀念我等有他心者而知昔事今此塔
 者當是何佛是何弟子而造此塔為
 是何物之所成就伏願眾聖而為解說
 今時大眾一時起立合掌白王我等三
 眾非見彼事願王迴信當請摩拏尊
 者必當為說又此摩拏尊者昔為太
 子時能戰百萬象佛已曾記之次當
 二十二想此往勝事今觀非凡者願善
 哀請故而當說之今時大王却至尊
 所而白前事具如上陳時摩拏羅曰
 此眾諸聖咸悉知之故讓於我而今
 為說又曰今此塔者是我本師釋迦

如來七寶舍利塔也何以故尔時如來在王舍城東游行教化之次時有一童子年已七歲名曰舍耶是時童子河弄沙見世尊過手執金鉢入王舍城時此童子即以此沙如其餅想將奉世尊尔時世尊以鉢受之為尊感故化為金粟將供一眾而悉充足為獲此報而作輪王化一天下能使鬼眾悉伏宗仰即時童子身為輪王心多暴燥虐損殘劣少少信故違犯多殺自此童子生於宮時有一大樹其葉鮮澤婆娑陰茂上有其子時放光明入至於下心即安樂其樹初生時與此太子同時而出太子登位年已四十時與音樂一切御眾每至於樹在此樹下王即安樂若離此樹心不悅澤其本性中常好飲酒一度酒醉常損御眾三五十所有行事皆背天地又作大地獄一十八所還像陰道如是行法乘治國土又於一日領諸嬪妃一千餘眾同至樹下以酒飲樂直至過度王便寢卧未至須臾有大風至王亦不知其風損樹花果

墜地良久之頃其風靜已王便睡覺酒醉作怒云我寔睡便損其樹此過難捨而當殺之如是損眾又經千百前後共損不知其數彼鐵輪國亦有一僧名曰耶舍亦是菩薩而有六通王雖知有不至深信又有一僧名曰海意見王損眾而滿八萬海意念曰今此王者前世舍耶遇我世尊而施沙故因此果報而獲王身若不救之當墮蠅蛆無有出期又曰此八萬眾而復枉死悉未得生為王福感不可取之更待三白當必死矣尔時海意即作神通入彼地獄法者曰沙門何故而至於此海意曰我欲入鑊湯如何庇護法者曰此鑊湯中而無冷處幸不入得尊者曰我有少病而欲入之法者曰此湯若入骨肉俱盡斷其根本非除病也尊者曰我為無明顛倒皆由此病若得除本何由可論又曰我為枉殺一切眾生今當合償前後計眾近有八萬為飲酒故而悞殺之當獲是報皆是我過非因汝事而但放我入鑊湯若得盡我惡業汝

示利故法者曰我損於師天之不祐為無罪故非是過者若欲入鑊待我秦王取王進止尊者曰然法者修表以說前事奏上大王王聞大怒此沙門者當讖於我我不誅之受彼鈍故即令處置何在於晚尔時法者而奉教旨依法處置令入鑊湯尔時海意被拋鑊中其沸波湧不可近處尔時海意從鑊中心涌出蓮花高七多羅樹端然處座亦不損故法者奏曰奉救處置比丘海意拋在鑊中都無有損又乘一花從鑊而舉高七多羅樹端然不動見在法所伏聽救裁尔時大王聞說前事即與御眾同往觀之纔至彼所王一見已便致禮信廣發大願而懺謝之尔時海意便被王請與耶舍比丘同止一寺時時禮觀而問之曰我昔作罪多不知數二尊方便令我懺悔又耶舍曰王昔所損近八萬眾宜可廣作諸大佛事方得勉之若不如是當作蠅蛆不可得度尔時大王告海意曰我有一樹與我同生其葉潤澤亦有其子子有光明

寶林傳第五 第六卷 泰字號

每至此樹心即安隱故乃名之阿育之樹我為此樹忽爾凋殘醉悞損從亦有數千今遇尊者如何拔濟我所力及悉不惜之今時海意告王曰王欲於累無過造佛寶塔而用嚴飾散于他土彼國見之當生希有而資後福今亦有益王曰何物所造復高多少并是幾所又安何處海意告曰宜造八萬四千所用以七寶五寶為柱二寶銷鑄以為一摸高一尺四寸若此塔成其罪消滅當於後世又生梵天非處於此今時大王因樹立名為阿育阿育王者此土譯云無憂王也今時無憂王聞師所說心生歡喜悔改前行即敕鬼眾并及御者而索七寶便造此塔每一塔中置一垂鐘感佛舍利四面無門唯有四相如上已說更不再舉王置功勳眾共辨彼不久一白當得畢功今時大王白耶舍曰此塔已成就畢當有八萬四千所伏願二尊指示於我當安何處今時海意又告王曰其塔既成請取鬼眾八萬四千各持一塔而候耶舍尊者

寶林傳第五 第七卷 泰字號

而作神通其光盡處當下一塔其所下處皆是諸佛入滅處菩薩化度處羅漢神通處導師三昧處聖賢證果處修習禪定處此六上妙地而可安此塔今時阿育王即敕鬼眾八萬四千至於會所各持一塔而候尊止今時耶舍比丘即從座起用其左手五指甲內忽放光明照耀天地其光道數八萬四千八方輝赫如日無異今時摩拏羅告王得度日今此苑中於先世中曾有一僧名波羅迦於此證果後遷宮殿方飾于此今現此塔是其一數昔時育王所制也摩拏羅印國土章指泉示化品第二十八今時西印度國王得度聞摩拏羅而說昔事心自歎言即日時中虛度多世如盲摸象非辯處所我今有者咸悉昔福非是今日而能建立我此身者猶如夢幻終不堅實今遇尊者須投告之今此身心速寤先世所有業累當自於滅即命太子冊立為王而付國位致一大會廣施幡蓋多設寶座而命眾聖咸登此會王供養已便

寶林傳第五 第八卷 泰字號

投出家今時摩拏尊者即與出家出家既已取一金鑪焚香告白云西印度天子得度投佛出家願尊憶持今至道果今時空中而有聲曰汝度此王當不憂慮却後七日而獲羅漢師聞是說眾亦歡喜是時眾僧守王七日觀成證道當第七日有大風雨不令雜眾在王宮室所有雜眾悉自不住直至午時王在道場合掌端座須臾之頃猶如夢中又自坐睡夢見一人手長萬丈身處于座其座亦高垂手執果當令食之既夢食畢地大板動王即座覺心如日月覩見他國舉身輕利不似昨日信禮諸佛深自幸故得遇其事當何如之王出家已得證道果獲阿羅漢得六神通即作神通而入三昧離彼宮殿別處幽閑即與尊者而共持論曰故知我昔未得證果時唯有彼國不知諸佛國土有若干種今此寤後却返觀彼至是微劣最小一國又曰其人未證果唯見彼及處今日證果後如日虛空住又人未寤時猶如一小蟻唯知窠穴側

更不知他土不信有諸邑唯人所到處其蟻未曾至悉言彼非有蟻中修行者後得爲其人能見諸聚落亦復能往返此人行百里更遠不能至猶於果位中聲聞小通者爲有胥脚疾遠行不能及聲聞多疑礙不得至菩提又有不能行人心亦怯弱游諸國土中已經千萬里若約於蟻衆如我得神通我雖說向彼彼亦如夢中衆生不信佛不知有佛國亦不信賢聖如彼人世蟻蟻即遠不知其人悉能到我今得神通佛土亦知悉一切十方土無有不達者我今對人況猶彼蟻中人我化諸有衆說向我證果以游諸國土後衆心不信亦不入彼意引此前事況猶若人中蟻又曰我觀此南閩浮提如一食盤於其中間數有八萬上中下等各有多少其上國者而有一萬中國者而有二萬下國者而有五萬此三等者大編其數於上國中自有三等於中國中亦有三等下國中亦有三等如九品法隨已修行盡得生彼今時摩拏羅告得

度曰我欲化導至于他國有一智者欲出于世得度曰尊者神力能應十方此作神通何假就彼今時摩拏羅即以金鑪焚其寶香乃告月氏國鶴勒那曰汝在彼國能化鶴衆道果當至汝知之乎今時鶴勒那比丘在月氏國於一林中常念大品彼國王名曰寶印常供養此鶴勒那比丘此尊者常住此林經于九百常感鶴衆銜花獻之彼王請出此林而命宮中供養今時尊者即順王意隨至宮殿座猶未久有一道香煙至于尊前鶴勒那謂王曰今此香至王可識不王曰此香是天信不鶴勒曰不是天信王曰是何香故而至于此鶴勒曰是西印度摩拏羅尊者信至于此王曰此師者當是何人鶴勒曰是那提國王之子身有大力過去劫中曾遇娑羅樹王佛而與授記汝於賢劫之中當得爲祖導化無量次二十二王宜面西而作頂禮今時大王合掌遙禮是時鶴勒即從座起整頓衣服面西而作禮今時摩拏羅尊者與得度羅漢

言說法要之次忽然以手點地三下得度羅漢曰何以摩拏羅曰此是鶴勒望此作禮我以手按地而用苔之告羅漢曰我欲往彼而化導故此者得通而繼於我今時尊者即作神通往于月氏是時鶴勒告寶印王曰師欲來也宜當迎之今時大王即嚴四兵而近千數又以象輦莊嚴一塵王與鶴勒俱乘一象同至西來未至于速當逢尊者同歸宮殿二俱禮信深共瞻仰今時鶴勒有一弟子名曰龍子年二十二才名奇特師欲觀彼作何智慧而足聰辯繞入定中悉不觀見不能辯了今時鶴勒即問尊者此子先世曾爲何業於此今世而有智慧我昔曾觀都不了見未明此子是何因緣今時摩拏羅問鶴勒曰汝入定時觀于此世當得幾劫鶴勒曰我入於定當觀三世摩拏羅告曰此龍子者非在三世之內而修功德鶴勒曰於何世中摩拏羅曰此龍子者於第五滅劫中而於妙喜國土生婆羅門家有一伽藍新鑄一鐘可重一萬彼

寶林傳第五 第十三卷 卷字

子長大善採栴檀見鍾既成而奉一
槌以充搗擊而施鍾者已獲菩提於
三世彼子施搗感於因緣聰明獲於
五劫非是三世之內而能辯之今時鶴
勒聞辯其事心生信慕而欲奉延依
從事之問尊者摩拏羅曰我於昔劫
曾在何土以何因緣而感鶴故我久
觀察亦不明了伏願尊者爲我說此
因緣而今得知今時摩拏羅告鶴勒
曰汝先世第四劫中曾爲比丘有大福
德心通至理廣演言教化度一切雖
神通故而無宿命每將弟子一百二
百常受供養今時大海有一龍王請
汝供養汝作神力獨自往彼今時弟子
各自念言其師往彼何當不歸汝在
龍宮亦知弟子思念即於龍宮受供
養已却作神通至于本座時諸弟子
忽然見師却歸本座諸弟子曰師前
往何所又至誰舍未至須臾還來本
位師曰我至龍宮當受供養諸弟子
曰師當後去我亦隨彼今時龍王復
命尊者時諸弟子欲擬隨往師曰今
此齋者非汝所食諸弟子等第相謂

寶林傳第五 第十三卷 卷字

曰師常說法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云
何獨往而彼食之今時尊者却歸本
座便入禪定觀諸弟子有大福德消
彼龍宮供養得不於彼定中無有一
人可消此食師出定已默然不說又
於一日龍王自來至師座前復請供
養時諸弟子便欲隨往師曰汝等諸
人不用隨我我念汝故故不將汝諸弟
子曰師不念我我不隨師師既念我
我即合去今時尊者即領弟子同赴此
會餅食充足亦無諸患此諸弟子雖
無諸患爲師蔭故當獲如是師後滅
度已當生諸國隨所福業而生勝處
其諸弟子爲受此食經于五劫不得
爲人常生鳥中今此迦受當作此鶴共
會一林師迦勝處合生此土月氏之國
婆羅門家而處此土常念大品人禽
雖異各處一途爲昔業故而當再會
今時鶴勒聞師說已殷重恭信心生悚
慄乃告尊者曰我修何法當令鶴衆
而得成人摩拏羅曰我有無上法寶
是如來藏今時世尊付于迦葉如是
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寶林傳第五 第十四卷 卷字

付囑於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彼衆
因汝悉得解脫汝受吾教而說偈言心
逐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是時鶴勒聞師法偈踊
躍歡喜作禮圍繞頂戴奉持今時摩
拏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俯身虛空
作十八變訖却歸本座以手指地化
爲一泉而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
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滿十方濟說此偈
已寂然不動今時大衆號慟攀戀共
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
十主桓帝十八年乙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章辯難氣品第二十九
今時鶴勒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
門父名十勝母號金光今時十勝長者
在于彼國多有財帛其富無量雖有
財寶而無子息彼國之中有一金幢
所有人衆心有求者悉皆得遂幢上
有字以銀作之名為七佛真幢彼千
勝長者爲無男女至于此幢而設供
養乃稽首曰稽首七佛師我今求因
緣爲無子息故從尊丐一子今時千
勝長者願是事已却歸本舍謂金光

曰我於勝幢處供養七佛已發其一大願求丐一子息此母聞其事即以金鑑而焚寶香至心虔重忽於夜後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告金光曰我來也其母夢已當告千勝曰我於昨夜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去我來也其父聞說心即歡喜告金光曰其夢甚善必當有子從此夢已身體安樂無諸衰患其家清淨人悉好善往來比丘時時至舍忽於一日有一三藏來至此舍是時金光頭面作禮時三藏告曰汝善保護勿令此子而有觸汙金光曰我自懷來近經十月一身清淨合舍亦然金光又問三藏曰此子生後有少福德不三藏曰此子福德不同俗世多有財寶佛已授記為大祖師當度千衆演無上法利益七世得五通果而具三明及八解脫此子先世第四劫中曾於龍宮廣開法藏當須善育而自保愛今時金光十月滿足當誕其子於此日中天花自落地現金錢漏覆于路彼國使者聞奏於王

自至彼觀其異瑞天花地錢王曰我借此子將至宮內父母奉教不敢違製今時大王將入宮內與諸采女令信養之時諸采女有百千衆彼此爭覓各欲養之其子分身徧百千女今時大王忽覓此子其諸采女有百千人各執一子而奉上王王曰我只一子何有多許采女具白一一前說王曰此諸子等都有百千我將來者為復何是諸采女等各言此是今時童子化身徧宮廷有百千本來身者而歸父舍今時大王即啓告曰我今無太子欲收於汝故今現多身者令我心不定汝有神通故當現却變化汝無神通者常作宮子今時大王言猶未訖百千采女各於懷中所抱子處放其光明有百千道瞥然不見更無一子唯有真者在父母處而自安養年至七歲獨往諸處彼國有鬼號曰拘羅每有人衆共相祭祀時彼童子而至此處其鬼真影悉自崩倒每自歎曰三界微薄多有邪鬼不遇一人而會正法如是長大年二十二遇一尊者

而與出家又於羅漢山受戒此師唯教念大品經如是念經至三十年當禪摩拏尊者有信香煙而至月氏此縣致禮彼按于地彼欲降至此自覺知共王計會而往迎奉并問先世而悉了知致信為師近侍接足得付法已獲五神通游化他國至于一刹名中印度彼國有王名無畏海深信三寶而樂說法欲識往事常靜思念鸚勒欲至彼國王作一夢夢見日出照我身心於此夢覺命大目至而說此夢大目曰王此夢者必有聖賢不久入國今時大王即教諸門有聖者來當須奏報今時鸚勒尊者與諸大衆同入此國彼城門者而當告奏王聞是已即出四兵嚴諸象輦如法奉迎至于殿所瞻仰禮深自信慕今時鸚勒尊者坐猶未久有二人至禮拜尊者卓然而立一人著緋一人者白今時無畏大王心自念言此二人何人不信於我今時鸚勒尊者知王舉意怪此二人乃告大王曰識此二人不王曰未省師曰此是日月天子致信於我王曰云何識知師曰我於

寶林傳第五

第十八張

卷字字

昔劫曾生於彼而為說法當因我度
生於日月之宮尊者言訖忽然不見
唯聞異香徧于國土王問師曰今此
日月約有幾許所生國土合有多少
師曰似此日月約有三千如彼國土
近有八萬王曰此諸國土為復一時
為復先後師曰於此數內而有三等
隨劫前後王曰此之三等復名之何
師曰名之六冥而有先後六冥者上
氣貫下下氣昇上四維交合名之六
冥六冥之中而有三等何等為三大劫
之初四禪下降而為田主亦曰大人
而姓利利日月天子而興光明此為最
初名之大劫其數國土前後有者共
計八萬四千用為正數始分三等有
一處所上下四維其氣交貫唯四禪
天獨能觀見同地諸界悉不知及亦
不聞說何以故雖從天降而生利利為
墮凡故而闕他心除此天見復有聖者
羅漢而生人中為化眾生者亦能知
之六冥世界六冥三等一等六冥命
壽千萬一等六冥命壽百萬一等六
冥命壽十萬上壽千萬歲者其形神

寶林傳第五

第十九張

卷字字

頭龍身至於滅數其形漸好亦有男
女當後資感中百萬歲者其形龍頭
人身至於滅數其形漸好亦有男女
漸漸資繼下十萬歲者其形人頭蛇
身至於滅數其形漸好滋茂繼續儒
童菩薩亦能辯此迦葉菩薩故以知
之釋迦如來無不見耳唯我小通悉
不速見一城芥子未捨一顆介時無
畏大王聞師所說心開意解深知世
界而有無量凡夫見淺悉不識知將
謂此國諸所不及介時鶴勒尊者即
辭出宮而欲往化王曰尊者時降不
為厭離尊者曰我受王施當答之是
時尊者隨所行化有一弟子名龍子
其此弟子兄弟二人兄名師子其次
龍子事於尊者經于七年至二十四
身已滅度乃告彼舍父母而令知委
余時父母并與師子比丘同至師所
欲舉此弟將歸舍宅而安殯之眾共
昇舉悉不可動乃白尊者曰此子既
亡我不能舉為是何故當因致此介
時尊者告師子比丘曰此非我各當
因汝焉師子曰我有何故當不了知

寶林傳第五

第二十張

卷字字

請師為說鶴勒告師子曰汝弟去後
經于二年汝事婆羅門常學修定忽
於夜靜心念龍子欲造功德汝師善聖
聖得一佛為汝弟故汝未莊嚴便經
暗昧汝棄此像在於地下別置新者
安乎座上汝今歸去收取地像安于
座上其弟必舉更無再三介時師子
比丘歸至舍所收得地像歸于座上
即焚其香廣發其願禮信懺悔從此
而已却來師所共取其弟更不難舉
當時歸舍而安葬畢介時師子彼師
亦亡心樂尊者來師鶴勒年二十五
福德深遠才明絕世遇於尊者禮事
為師而問之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鶴
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曰既
無用心爭作佛事鶴勒曰汝若有用
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
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介
時師子比丘聞師說法心開意朗作
禮圍繞却住一面是時會中有一比
丘即從座起合掌恭信問鶴勒尊者
師既無我所勤久修功德而獲於宿
命合知我等眾有無諸福業師舉

右手指於東北告大眾曰見此氣不
 大眾曰不見師曰此是鹿相尚由不
 見何況微細功德欲知他心宿命時
 師子比丘白師曰衆雖不見我適觀
 及師曰汝言觀見試說其相令吾知
 悉師子曰今此氣者其色如雲卓然
 上下而貫天地復有一氣其色如墨
 有其五道橫通前氣如切利梯師曰
 汝識此氣知于首事及未來應不師
 子曰我見此氣唯觀現在未來昔事
 不能知悉尊者慈造爲我解說師曰
 吾滅度後五十年末此北天竺國而
 有其難我今不說汝當後知今時師
 子比丘當自念言我師大惠深達其
 事非我所及而不說之乃告師曰欲
 詣諸方而徧參觀願師慈造當賜我
 去鶴勒謂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擬
 持此法將付於汝汝有深達當赴我
 意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
 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
 眼藏付囑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化
 國當有難形在汝身早須付授無令
 斷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認得心性

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
 說知今時師子聞說法偈深生信重
 而受教誨又問師曰我有何難復是
 何業而致形害尊者語曰汝於先世
 第五劫中作一白衣身多學業無不
 解者汝於佛法亦少存意於諸學衆
 皆得第一心常得便亦不疏失有一
 白衣好設無遮大齋亦明佛法常修
 善業汝赴此會與此無遮心復輕倨
 不有彼士汝便致問彼士酬答皆論
 佛事不失聖意汝即橫難多有疏失
 不自思惟心有憤怒汝令隨侍之者
 執其毒藥損此齋首唯此一事而未
 還之探受福報經于四劫今世相逢
 定是還矣今時師子比丘依師言教
 頂戴奉持是時鶴勒尊者付法已
 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已
 却歸本座寂然滅度今時大眾欲分
 舍利各自起塔臨闍維訖擬分舍利
 今時鶴勒尊者現身說偈曰一法一
 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
 一切塔時衆聞偈更不敢分即於本
 處起塔供養時當後漢第十二主獻

帝十九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章辯珠品第三十 五明大集
 今時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
 羅門自小聰辯多有智慧於彼國土
 有一婆羅門僧而爲度脫少習禪定
 常好安靜兄弟二人悉入佛道其弟
 龍子尊先事鶴勒尊者得于七年彼
 尊者從月氏國往其中印度其弟亦
 至繞到本國其弟化昔師子尊思
 念此弟爲聖一佛未得莊嚴經于暗
 昧棄于在地別置新者後弟終沒取
 其靈骸重如山岳悉不能動即白鶴
 勒尊者而問此事師即爲說具在前
 文即舉其弟悉不爲重將歸本舍而
 安葬之今時師子師已已歿遂至尊
 處依止禮拜而問學道當何用心鶴
 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比丘曰
 既無用心爭作佛事鶴勒曰汝若用
 心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
 以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
 又告師子比丘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
 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
 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護慎無令

寶林傳卷五 第二十五

寶林傳卷五

第二十五

卷

寶林傳卷五

第二十六

卷

斷滅汝若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形在於汝早須付授勿令斷絕。爾時師子尊者受鸚鵡言教戴奉依命而自重。信是時師子比丘得付法已身心安樂。隨所教化至于罽賓彼國之中有一僧塔常多供養。此塔中僧名波梨迦。先在世時有大福德智慧深遠。常習小觀而學禪定。善巧通達辯才無礙。雖是一法而出五衆。有學禪定有學知見。有學執相有學捨相。有學不語此五衆中各依本學。皆得其意。爾時師子比丘至彼國中。與此五衆而共持論。先與持不語衆而為說佛真教。演波羅蜜誰教不語而禁佛耶。又為捨相者曰。佛說威儀具足梵行清白。何於此相而為捨耶。又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於執相而定得耶。又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為無相。何知見耶。爾時四衆悉被徵責。皆悉杜嘿。猶有一衆多習禪定。彼衆之中而有一師名達磨。達久近尊者波梨迦師深達寶相樂學禪定。聞此四衆悉被徵

責而故來此欲難。師子比丘爾時師子亦見來已謂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若也來此何曾習定。達磨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師子曰。仁者來也。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達磨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去其定常習。師子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達磨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子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達磨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子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搖動此定。不是淨。爾時達磨達即從座起禮拜師子尊者云。久受勤苦亦無所解。今遇尊者如飢渴人得近天饌。當賜依近而可得食。是時師子尊者告達磨達曰。彼諸衆等瞻仰仁者年德高厚。今於此住。當乘衆意。爾時達磨達頭面作禮歡喜踊躍。伏願尊者當賜教誨。師子告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又

曰。道無所得。定無所證。於諸相中悉不能主。行住自在。無所計著。酬因答果。世所業報於此道中悉不如是。若言道者進之不先退之不後。單之不隻。雙之不闕。薄而不輕重而不厚。汝學於定其道相。湊爾時達磨達聞師說法心生恭信。瞻仰尊者如已父母。爾時師子尊者在彼國土之中說法度衆如琉璃沙。是時國中有一長者生得一子名曰斯多。年近二十。左手之中拳似執物。自生已來。悉不曾開。其父夜夢有神人令將此子送與師子教。鑿此手。其父覺已。心自念言。雖有一子手不具足。若遇善者當從出家。我不留。爾時師子比丘在於座上。作是思惟。我至此國近五十年。無一法器而成立者。作是語已。入定觀察。得寤昔事。即出定日。有一童子不久合。至爾時長者即領其子。依夢神語。借訪師子。至于座前。禮信尊者。白其前事。令子事師。尊者納受。亦無所疑。告衆人曰。汝等識此童子手中。而有何物。衆人曰。不測尊者曰。此童子手中

是一寶珠何以故我於先世之中曾為比丘常念龍王經有一童子名曰婆舍將隨諸處受其供養忽於一日有一龍王請吾赴齋令此童子而隨從之至彼齋畢龍惠一珠令彼童子而收掌之我於一日當自滅度忘處于事而生於此彼子後終手執其寶心常孝順感于生此今時尊者即令婆舍童子汝便開手當過珠來今時婆舍童子即展其手當現一珠不失前意今時師子尊者即與出家當命聖者而與受戒得度脫已師告曰汝先名婆舍今字斯多汝莫別號統為一名名婆舍斯多又曰吾常觀察今此國土當有魔起吾今年朽恐入涅槃師預記我法在吾身必當形害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此法并僧伽梨衣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又告曰汝受此教傳於外國勿令斷滅彼若生疑當已吾衣用為法信汝速出國莫

住於此今時婆舍斯多言善哉善哉躬受其教頂戴奉行時師子尊者付法既已時罽賓國中有外道兄弟二人隱山學術兄名魔月多弟名都落遮落遮學法纔成啓兄言曰我欲駢術盜入皇居作法變徒欲篡寶位兄語曰汝若現身應須變相恐後究跡候累宗枝落遮既聞兄許即駢神術夜往帝宮化徒為僧覆思二事我法若成便昇寶位我術若敗過落沙門纔起此念神力不加宮巡覺而射之中箭悉皆墜地而死宮官聞奏北天王彌羅崛云有數百沙門夜後作法入宮遇宮巡使摠皆射落今時北天大王極甚驚怒此事非輕不可容捨順遵善事宗信如天逆惡生頑不疑之地朕虔崇釋教將為導師何期沙門亂我宮國古來塔寺多藏怪徵訛見道人摠須歇滅王乃邪見熾盛破壞寺塔殺害眾僧每加惡言謗毀正法時師子尊者數告眾僧曰王有惡念必當為我等輩而無利益諸人聞師子語遂欲移尊者隱山師曰吾觀蘊

空故不逃耳後北天王彌羅崛果杖劔而來至師子所問曰師所得法豈不無相耶師今得不答云已得王曰既得無相生死有懼不答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計應無懼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何況於頭王即舉利劔斷師子首斷已無血白乳涌出舉高一丈其王右臂忽然自落王便驚怖悔過邪見時有太子名曰光首見父如此心大憂怖乃問諸目設何方便救得父王時群目曰當在聖百太子曰若有智者能觀察故知我父王以何業故至于此地今時北天王後至七日當爾命終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已外之歲入涅槃也師子弟子章橫師統引品第三十一此下章魏支體梁魏三藏續法記今時北天罽賓國王有一太子名曰光首見王崩化心即驚寤當自念言我王何故而有此報彼至小國無有大智為我觀察今知昔由是時太子即出一教詔諸智者同會于殿是時有一仙人止于象白山間有此詔當自往王宮殿云我善智者而聞命故特至

寶林傳第五 第三十張 秦字

於此太子見已生信重問大仙曰父
 王何因緣而致崩于此此國有智者
 名曰師子尊在此五十年忽爾被王
 殺此師無他故不省有過誤願仙觀
 察知令我心安報尔時仙人告太子
 曰此是先世業非因今日造太子善
 諦聽當為廣宣說尔時父王曾於先
 世第五劫中好為無遮齋頭此師子
 者當於此時作一白衣多聞智慧領
 徒眾至于會上心生輕慢尔時齋主
 即至會中此白衣與齋主言論多有
 疏失齋主答應皆合大理亦不失次
 眾入共笑云此無理此白衣人心多
 勇健於諸言論悉得第一忽於此日
 而失其便即令從者密持毒藥損此
 齋主尔時齋主尋被此藥悶絕而卒
 此白衣者經于四劫彼福壯故諸患
 衰弱且受福報今此果熟而來還債
 齋主福報當合為王彼道業成而為
 師子今此相會而酬宿因非是今生
 斬新造得尔時光首太子聞說昔事
 心即崇重為王作福廣設檀施又捨
 玉石而與尊者起塔供養光首太子

寶林傳第五 第三十張 秦字

重賜仙人金銀玉帛是時仙人不受
 一物即告太子去歸本山仙人語光
 首太子曰深生信敬不久即位當得
 為王名光首尊太子作禮送出宮門
 尔時達磨達是罽賓國人也與師子
 尊者道德並興因師子尊者破彼五
 眾其師自至欲與師子尊者徵責其
 義經于數疊悉不得勝心自賔伏依
 從侍覲彼達磨達是北天七萬七千
 羅漢之上座也英俊當時五天獨秀
 師資相受都計三代自有二十二入
 此達磨達下有二弟子一名因陀羅
 摩二名瞿羅忌利婆此上二師是達
 磨達親承弟子二人共造毗婆沙論
 現行於世故不錄焉此達磨達遷化
 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時癸未之
 歲也此因陀羅摩遷化當此土東晉
 元帝二年己卯之歲也此瞿羅忌利
 婆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十年丁未
 之歲也此因陀羅摩者有四親承弟
 子第一者名達磨尸利帝當此土東
 晉第七主廢帝時壬申之歲滅度第
 二者名那伽難提當此土廢帝時癸

寶林傳第五 第三十張 秦字

西之歲滅度第三者名破樓求多羅
 當此土東晉第五主穆帝時辛酉之
 歲滅度第四者名波羅婆提當此土
 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庚午之歲滅
 度此上四人並是因陀羅摩親承弟
 子也此瞿羅忌利婆有二弟子第
 一者名婆羅跋摩當此土東晉第九
 主武帝時壬午之歲滅度第二者名
 僧伽羅又此師作禪經數千偈五百
 羅漢之上首也當此土東晉第七主
 廢帝癸酉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
 瞿羅忌利婆親承弟子也前達磨尸
 利帝有二弟子第一者名摩帝餘跋羅
 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元嘉八年辛
 未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訶利跋茂
 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十二年乙亥
 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達磨尸利
 帝親承弟子也前破樓求多羅者有
 三弟子第一者名和修盤頭當此土
 宋第二主少帝景平二年甲子之歲
 滅度第二者名達磨訶帝當此土宋
 文帝時四年戊辰之歲滅度第三者
 名旃陀夜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

丙寅之歲滅度此上三師並是破樓求
多羅親承弟子前婆羅跋摩者有三
弟子第一者名勒那多羅當此土東
晉安帝時丁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
盤頭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丙寅
之歲滅度第三者名婆羅婆多當此
土宋文帝十八年壬午之歲滅度此
上三師並是婆羅跋摩親承弟子也
前僧伽羅義者有五弟子第一者名
毗舍延羅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
帝丁巳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毗樓
羅多摩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時癸
亥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毗栗蕙多羅
當此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之歲
滅度第四者名憂波羶馱當此土宋
文帝十年癸酉之歲滅度第五者名
婆難提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帝
時乙卯之歲滅度此上五師並是僧
伽羅義親承弟子此上并達磨達四
代共有二十二師今時迦葉為首直
下血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師名為
正祖自達磨達下二十二人自為一枝
於罽賓國中王化為有難後隱于罽

賓南象白山葱塗源經得一百後中
天生國支疆梁樓游北天至罽賓國
南屆葱塗源尋象白山忽見一僧居
一茨室有二弟子親承事之即是因
陀羅摩瞿羅忌利婆也三藏向前致
禮問曰和上於此山中經多少歲復名
云何是誰弟子達磨達答曰是北天
竺人因彌羅崛王起難方隱茲山自
從此居已經一百年朽衰邁行不堪
任本師波梨迦次依師子住三藏又
問曰某乙昔聞師子否連於此特訪
其由五教興衰為是禪是律達磨達
答曰自調御滅後法教流行迦葉傳
持大乘心印如是相付至師子大尊
見授命衣法正任其嗣者則有南天
竺國同學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名曰
婆羅多那也自師子尊者存日傳付
衣法令速往南天唯此同學賑物利
生是傳師教此三藏既蒙師說則知
其由云某某昔屆南天早覲婆舍今
親尊語實無誤焉便辭達磨達而
來震且至于雒陽住白馬寺當前魏
第五主常道卿公諱與字景明丙无

元年辛巳之歲去師子遷化時經于
二載方降此土即當此時也此常道卿
公燕王彭祖之子雖在其位不蒙其
志不稱天子常自謙讓又叔少帝齊
王一歲登位至年十六讓位與定王
霖子定王霖子懼司馬昭不敢稱王
號高貴卿公在位六年年二十薨雖
有六年之位少帝助之治化不顯其
謀前常道卿公便次于後而座四年
亦讓少帝不敢自尊此二公登位如
插國朝非帝名也今時支疆梁樓在
白馬寺此常道卿公會至禮觀問於
國壽後當永不三藏識曰二公賴虛
位獼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獲
不措常道卿曰此言甚善必無累矣
作禮辭去三藏又曰一一人好去兩
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
是時常道卿公即歸宮內告諸王子
說此前事悉不能測自茲已還經于
四載前魏絕嗣乙酉之歲司馬炎登
位稱于西晉河內人也即是司馬昭
之子也改為太始元年是時晉魏之
間名僧二人三藏四人悉會此處共

寶林傳第五 第三十六 秦字号

譯經一十三部以為魏朝經錄矣并
括祖師遷化年代共詳本事僉于此
名僧二人者一名曇柯二名白延三
藏四人一名支疆梁接二名安法賢
三名曇諦四名康僧鎰此上六人並
通聖矣

寶林傳卷第五

○傳法正宗記卷九
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浪乃能成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數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象皆有驗

(八)彼摩拏羅臨門神力敵百萬象又復通聖知其昔劫育王之塔所因又當滅度時手指一泉從地涌出并說偈我悉記得光

璿請說偈言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遍滿十方濟 說此已寂

然入滅璿又問曰此師滅來至今多少年代師曰此師滅來五十八白

○傳法正宗記卷九

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浪乃能成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數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象皆有驗

(九)又問後師化度如何師曰後師者即前師弟子名曰鸛勒那所作神通非凡所測亦見神變一十八數作聖已入滅大眾欲以火焚各分舍利是時鸛勒見身說偈不許分布其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傳法正宗記卷九

鸛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與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象焚之將分去其舍利鸛勒那復能示現說偈滅之不容其分

(九)現十八變而後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傳法正宗記卷九
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浪乃能成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數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象皆有驗

(十)此師入滅今一十四年矣又問彼土年代與此不同師曰名字有異時節一也中天竺國冬遇雪以此名之呼為一白北天有多

羅樹葉如輪若遇夏其葉如玉取此印之亦名一白西天其葉彫盡名之曰宵亦云一寂南天

有諸樹木遇秋如今名之一黃東天樹木遇春如藍亦曰一青共此國中正春不異名號雖異

四氣則同就彼五天不失正氣何故此五天竺國世界中心納氣受息悉不失度於彼中有人

者多獲長命當報終後不受眾苦為少欲不貪彼我如一

光璿命筆錄之編入僧史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光璿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璿曰西國歲歷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難異而氣候亦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歷數云云迦羅尋亦西還光璿亦即傳其事後之為僧傳者得以此書之

(十一)此三藏去後又經廿八年至齊王嘉平二年春於洛陽更集梵僧重受戒此三藏名曰

波羅芬多為眾之首本是龍身為聽中天比丘念發聖經云說諸等類耳所聞故當得為人心

生恭敬故而獲此報常修梵行為眾所重

○傳法正宗記卷九

中天竺沙門婆羅門多者亦神通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為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

(十二)復有弟子名摩迦陀當西晉第十一主武帝太始三年丁亥之歲而降維禮禮觀波羅

芬多師問曰汝雖彼國遊諸土得諸傳法道眾平安以

不摩迦說曰當問何眾師曰北天汝到不答到

我聞師子尊者而被王戮今當後世所繼習者而誰得之答曰自師子尊者滅後至今九白有一

一屬賓沙門婆舍斯多受尊者并傳一衣復說一偈師子在日即出此屬賓國土今此師者深

達法界辯才無礙具六神通及入解脫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及晉武太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於多因問曰汝在西國

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尊者死今已二

十三白有沙門婆舍斯多者本屬賓國人先難得其法授衣即日去之方

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迎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強辯者皆亦屈伏與王

那(其事其本傳)

(十三)從屬賓國出于南天大作佛事彼國王名迦勝迎此尊者而供養有一外道名無我尊

是時王命此外道與婆舍斯多持論爾時外道云解脫論不好言說尊者訶曰若

不言說爭知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多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

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義非名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當義

非名所言往返問答如此外道敬伏更不措說

○正宗記 婆舍斯多章

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迎而禮之先是其國有外道者號無我持其術頗譽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

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以言尊者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多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

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當之誤(義非名)尊者曰非心當名非義尊者曰

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為辨非

義辨者無名誰當辨何物非名義亦非

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屈遂伏之

○傳燈錄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章
後遺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
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與論議幸而勝之
固其事乃於王前請曰我解勝論不
取其義祖曰汝知勝論曰無心為義
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無心
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
說非心當義非名此當義非名誰能
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
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此往返五十
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
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

(十四)爾時婆舍斯多當於殿上聞異香氣即
起而北合掌作禮大王問曰師禮何尊者曰
今日我師當已命過深可惜哉深可
痛哉是時大王慰喻問訊

○傳法正宗記

(十四)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
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遠至遂北面作禮
(十五)尊者告王曰我住南而化印度師已滅
度何此久留深敬供養當辭之者王曰我有一
事欲白尊者宮有一石夜放光明白日如故於
此石畔復有一泉常流不絕其水熱如湯我今
宮內悉使此湯將充洗浴而不會除尊者固
難詳察此是何因而感如此尊者告王曰凡似
此者其事有三一者神業二者鬼業三者其地
有石石如金色其石如火以因感故亦得其熱
此名藥湯亦
號自然湯其第二者有人在世不修福德亦不
信業廣作諸罪如山不可消盡為無少善不解
懺悔命終之後當入惡道餓鬼之中受其業或
經一劫二劫三四劫得方暫出至于人中還
作其鬼餘業不盡漸漸償納以溫此水令彼債

主而來所用當如此者名曰業水亦曰債湯第
一者昔在神中不守本業興波動浪令送錢帛
或止古廟廣作殃咎徒祀酒肉神身是業在業
作業以此因故無有出離天罰彼
衆當還人業以此附水酬答往業為此之故感
合如是于時大王即命尊者親察此泉當是何
等尊者到泉所纔見便識告王曰此者債湯及
此石者是於鬼火今將欲滿而故時見大王曰
當合如何尊者曰須一爐香當為懺悔王取香
爐奉上尊者尊者為懺願罪消滅如此三說于
時泉邊忽見一身可長一丈至尊者前作禮歡
喜云我有少福得遇尊者而為懺悔得克斯務
合生人中不敢便去故來辭

耳纔此語已瞥然不見尊者告王曰此湯却後
七日當自不熱

○傳法正宗記

(十五)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
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遠別王將去王曰
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難辨其怪之終
不知其然願為決之尊者曰此為湯泉
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
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
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
于人間以神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罪
債神業者為神不守其道妄作福福以
取禍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
此泉以償惡業察王曰幸尊者神驗之緣
也即命尊者臨泉為其懺悔須臾水沸
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
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
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六)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
多那稱之及北天竺間之復以婆羅多
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
衆也
時波羅芬多聞弟子說五天識知自踴躍告
摩迦陁曰汝善知悉我亦懸覩深委彼事定不
錯謬遂於西晉武帝太始三年書記東京白馬
寺因玄朗法師至白馬錄得此本編之入集永
訣古今之疑定知不誤矣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七)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
說識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
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于其寺乃
傳于世
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
疆之前為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
也
第廿五婆舍斯多章焚衣感應品第卅三
亦名後魏佛煙三藏五明集

(十八)爾時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
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於夜夢中見一神人
手執寶劍內外明徹斷無瑕穢翳此神人者以
手度劍付常安樂云汝善保護勿令有損夢覺
即如有孕其身如風常有異香遍滿宅舍時有
天花自空而墜十月既滿不覺產度又見手中
如執其物復不開展年至十一有一三藏來至
其家告其父曰此小童子如斯人者年至廿
當坐道場獲無上寶其父問曰此子手中似執
一物不知其因三藏曰此所執者非是已物年
至廿自當還他三藏記已出門不見及年廿父
夢神人令送此斯多付與師子令翳此手必得
平復云云父在前卷不復重錄及出家受戒得
付法已行化至于中天降伏外道為王弁泉已
具前章云云

○傳法正宗記卷四

(十八)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氏(一)亦號婆羅多羅亦說婆羅多羅門
 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
 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
 數雨花其家及誕奉其舍謂寂行曰此
 子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寶其手所握亦
 寂行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從
 寂行攜詣師子尊者辨其宿緣即悉從
 師子出家因加名曰寂行沙門而師子
 方老又其夙累密過乃以法付之若令
 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

○傳燈錄
 (十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闍賓國人
 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
 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奉左手遇師子
 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

同錄 第二十四祖師比丘章
 尊者既攝五象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
 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
 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其手
 曰可還我珠童子遂開手奉珠

○祖堂集
 (十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闍賓國
 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
 夢神人手執寶劍付常安樂因此有孕
 滿月產下其子左手常拳似執物從此
 出家證果得法

(十九) 又至于南天化導羣品百千萬眾時南
 印度王名曰天德即請尊者宮內供養是時彼
 國有一咒師名曰通靈彼王被惑多取其語縱
 有善者志不存立見師到已王請供養心生嫉
 妬多設方計欲損尊者爾時尊心常自安樂不
 疑懼之時天德大王告尊者曰我有二子常修
 功德不好財色亦不多語每佛至前觀禮尊像
 自近一年長臥床不得健好既作多善合得好
 報以何因緣而招此果時尊者告大王曰今此
 病者却是功德作之此王子者於後世中必無
 其罪今世之中不作功德當於此時亦無其病
 何以故佛云人業惡故常在身心猶如內病藥

不相應
 彼病不出亦不動作直至死後其病即見人業
 輕故亦在身猶如霜露遇其好藥眼即病見
 見盡其病身即安樂何以故身有其業志心懺
 悔有功其病自見不受後業此太子者亦復如
 是故佛云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
 償不入惡道受又云眾罪如霜露惠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勤懺六根罪王聞是說心生歡喜
 即與太子廣作利益願病痊可

○傳法正宗記
 (十九) 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仰仗
 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
 而禮之初至南印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
 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
 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
 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將
 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
 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
 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
 後較重業亦然難有功德無如之何及
 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善久
 疾必其所為功德發此微業適難小若
 後當永甯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
 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
 疑乎王信其說復為營福其疾果愈

○傳燈錄 婆舍斯多尊者

(十九) 即辭王南遊達於南天竺隱山谷時
 彼國王名天德近請供養王有二子一
 凶暴而色力充盈一柔和而長髮疾苦
 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
 (二十) 是時咒師聞王敬於尊者內自設計用
 以

毒藥藥彼尊者當食此藥亦不言說既食已命
 無所損為藥毒故其氣上昇從頂而出化為一
 蓋覆在頂上可高三尺王見已不知著藥告咒
 師曰尊者頂上可高三尺猶如其蓋當是何物
 時咒師即至尊所以手頂上樓攬三二十下却
 歸本座遺在手地都不覺知為毒藥故非尊所

為王見驚訝問咒師曰手在何處咒師曰在此
 地上心猶不伏即命同徒可近一百俱至王殿
 恐此尊者多有妖幻恐損於國
 我欲共鬪令知勝負王勅一任時尊者不起於
 座頭上藥毒尚未消滅疑如一蓋澄澄不動是
 時咒師遞相問曰適來手落因何之故其先咒
 師曰此者頭上有劍我不覺知遂損於生時諸
 咒師一時向前各說我能有一師手持一木可
 長七尺就頭上空中托撈亦無所礙一時以手
 空中揮略只着藥氣其手即殞悉不能動是諸
 咒師心即甘伏不敢索鬪着藥氣者悉皆自死
 有不着者重來歸依欲求出家尊悉領受咸與
 度脫

(遺在手地恐是遺手在地之術)
 ○傳法正宗記
 (二十) 然其因先有咒師曰靈通者王所信
 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
 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術之
 ○傳燈錄
 (二十) 又有咒師思祖之道乃潛置毒藥
 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
 祖而出家祖即與受具

(廿一) 爾時尊者即出宮苑在於國內遊諸聚
 落化四部眾經六十年是先大王身已崩化復
 立一王名曰得勝常崇咒師心不信佛被其咒
 師於王所說言彼婆舍斯多不會其道亦非師
 子弟子王若不信請嘗試之玉曰何以試之咒
 師曰此云聖人問其差事若答不得即非師子
 繼業弟子爾時大王有一太子名不如密多聞
 王欲試尊者即諫父王曰今此尊者昔王供養
 甚是威德不可思議昔
 有咒師而試尊者當於其時手皆墮落悉不可

比願王慈造當勿試之王聞子語切齒訶責不取其諫即囚太子在於宮內不令出入不給供侍每加惡言不自解悔即於一日命其尊者者赴命王見尊者亦不命坐當殿誠語而問之曰我國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法當是何宗尊者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來千二百歲師今七十當何得之尊者曰自釋尊傳教歷于廿四師

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王曰師子自身已遭刑戮師有何法囑付於汝當此傳授尊者曰我受其法亦有其信僧伽梨衣見當在此王曰便請此衣我欲親見爾時尊者則於囊內取僧伽梨衣奉上大王王雖見衣不生信敬即命左右以火焚之使人奉命即執其炬當于殿前再候進旨王曰便當焚熱何更在久是時使臣即便焚熱其火熾盛上下通貫發于時光明貫天祥雲覆地四花亂

墮芬馥異香火燼衣存不損如故王見此已心即敬伏即請尊者登于殿上深自發信便請懺悔尊者便為懺悔王所不信願罪消滅如是三說即放太子

○傳法正宗記
年會天德崩後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
之說天德崩後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
非師子弟因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
其言太子曰不如密多者知其構惡於
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多者知其構惡於
不須試之召尊者謂太子曰問之曰我
對曰我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問之曰我
釋迦如來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
師子我適死安得蓋承以法相傳果爾亦何以

為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僧伽梨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遂命焚而發之如火方熾遠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於世衣如王即請之遂詔出其太子

○傳燈錄
致難于祖太子不密多即復信外道
王遠問祖曰于國素絕妖詭師所傳我
當是問祖曰于國素絕妖詭師所傳我
載師從誰得邪祖曰此師不密多即復信外道
印展轉至二十四世此師不密多即復信外道
何能信法後人祖曰此師不密多即復信外道
色相鮮明乃救太子

○祖堂集
行化至中天竺國廣化羣迷次第遊
會佛不請王試之此師不密多即復信外道
若答不得則非師子不密多即復信外道
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威德則向王曰
則赴命王不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師
佛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當是問之曰我
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佛傳教歷于廿四師
有信衣名僧伽梨衣現在中取呈左
右以火驗之其火熾然光明燄天祥雲
覆地而雨四花異香氣馥火燼衣存王
觀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一此衣在於王
宮起塔供養

四 婆舍斯多濟儲見乳章弁瑞日月品第卅
食作是思惟我為佛故而被囚繫今我飢渴如
何存濟作是語已于時有一道白乳從空來入
於口中如甘露味食此乳
已身心明朗身輕健無復燥悶而自安樂又言

我雖快樂不樂宮殿若出于此便即出家語已使至宣王詔命放太子于時太子出謝父王又啓王曰身有疾病不任繼嗣欲近道者而求出家王不留難告曰願汝善勤莫退其志且證道果不退菩提爾時密多謝王已即辭出家王任汝去太子即往師所頭面禮敬而白尊者曰故來禮侍欲求出家尊者問曰父王聽不密多曰我已謬白悉不留難任我出家命至師所師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密多曰我所出家不為其師事曰汝云不為為何事密多曰我所不為為為俗事師曰不為為俗事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尊者念言當是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太子在師左右六年所言皆異尊者就王宮與出家兼請賢眾與之受戒是太子當受戒已其地振動白日月見眾會悉覩

○傳法正宗記
騰騰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白乳
神即甯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
當求出家少頃而放命至太子見王謝
禮尊者曰父王聽乎曰師曰汝欲出家
至尋為度之當此(一)地動月於晝現
舉國皆驚

○傳燈錄
家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師事
事曰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師事
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振動顯多靈異

○祖堂集
為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

白乳入口味如甘露食了經健乃作是
 言我若出宮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
 出家
 師云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太子曰我所
 出家不為其師曰汝言不為不為何
 事太子曰我所不為不為俗事師曰不
 為俗事當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當
 為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
 太子助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

(廿三)王見此月并又地動告尊者曰今此疑
 瑞有似非好尊曰今此祥

瑞是善利王曰我問白日月見陰陽相逆夜中
 見日亦復如是尊曰白日月得遇聖者夜中
 見日暗者皆明王聞師解心即歡喜又問尊曰
 我自此來心有五疑今遇尊者心應決了常見
 世界有地振動有不動處有時遠振不知其際
 今日地動是何所作及遍不遍亦復如是又疑
 天上日月星宿當有何感時隱時見下有識者
 悉知其事有不知者如我無異及彼之者時會
 不會又疑地上所感生于異物
 將應何事用表何人雲虹氣象悉從地起有何
 等人當感此事又疑東西二際有其霞彩色種
 不等朝有暮有時散時聚又疑其天淨無雲時
 其色青紺以何感故當獲如是我願尊者心如
 大海不異小流雖說佛法亦說世法而此前事
 非因尊者難可知解尊者白大王曰千世界即
 是佛界百億如日月亦復如是豈會佛法不說
 世法若作是解無有是處此五事者何以故今
 者地動及諸異瑞日月星像悉有由
 矣世有諸佛出見地四振動白日見月夜見於
 日世有諸佛成菩提道地五振動日月光明世
 有諸佛涅槃地六振動日月暗昧世有菩薩出
 見地三振動白日見世有菩薩成道地四振
 動夜中見日世有菩薩滅度地五振動天上明

星皆悉暗昧世有羅漢出見地二振動白日星
 見世有羅漢證果地三振動夜星眾明世有羅
 漢寂滅地四振動夜星不明世有比丘學佛道
 不退堅志一生二生亦出見世地一振動

此佛道比丘欲證果地二振動此佛道比丘欲
 遷化時地三振動若有比丘學菩薩道不退堅
 志一生二生至於三生出見於世地半振動此
 學菩薩比丘若證於果地一振動此學菩薩道
 比丘若滅度時地二振動若有比丘學羅漢道
 不退堅(志)一生乃至四生等出見於世感其
 星明此比丘當證果時地半振動此比丘入滅
 時地一振動於世界中有一眾生至孝至順者
 地半振動於世界中有一眾生犯五逆者地半
 振動如

地振動而有八等其事皆爾又東西有霞者為
 須彌山東西二面黃金諸寶各見其氣為日光
 所照雜發氣見當日盛時此氣不見日此氣出
 見即遙遠此聚散者日行三道各不同時春夏
 秋等亦復如是又此天如紺色者為須彌山南
 面所嚴飾處是吠琉璃所作以應故常作青色
 也此天上祥瑞而有三等人中祥瑞及地亦各
 有三而此祥瑞各見不同故如是說大王問曰
 天上三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祥瑞感月上中
 祥瑞感

星上下祥瑞日月星等悉在于上隨所感眾呼
 為上中下感日者是佛世尊最為其上以感於
 日名為上上祥瑞感月者皆是菩薩羅漢中果
 之聖感感其月故名為上中祥瑞感星者皆是
 下界名賢感於上象名為上下祥瑞從地所起
 而無根株如此祥瑞亦有三等地生虹名上上

祥瑞地生雲其雲五色名為上中祥瑞地生於
 氣氣如蓋名上下祥瑞又於人中而有三等若
 感於君上上祥瑞感於臣上中祥瑞感於人
 上下祥瑞又禽獸之中而有九等悉皆不同何
 以故其弟子一者比而未而忽而有者又非雌
 物其形妙妙身如銀色此名上上祥瑞又禽獸
 之中以有形者不是雌物本非白而忽自白師
 子龍龜等并為上中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最精
 妙者本非有角忽如自有者并為上下祥瑞又
 於禽獸之中本非有翅忽而有并白色者名中
 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有鱗者忽爾生鱗并
 變白者名中中祥瑞又

於禽獸中非紫色忽而變紫名為下上祥瑞又
 於禽獸中本非青色黃色不是雌者名下下中
 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黑者忽爾變黑不論雌
 雄名下下祥瑞又於草木之中而有九等又草
 木之中本自堅貞更加異瑞本非白者忽而自
 白此名上之瑞又於草木中比少有者其心堅
 實復加紫者名上中祥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
 葉忽爾自有者名上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
 子菓如有得結實者名

中上瑞又於草木中相擁生者名中中瑞又於
 草木本非有花者忽爾著花花色紫者名中下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人形忽作人形者聖名下
 上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光忽而有者名下中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禽獸形者忽作獸形者名
 下下瑞爾時尊者告大王曰若於三千大千世
 界如此祥瑞無量無邊不可窮極且數此世界
 略舉少多王曰若非尊者誰能并此祥瑞我今
 有福當遇尊者得聞此事

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尊
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
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
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
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
者怒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
演說法要俾趣真乘

(廿七)時堅固王於新遷城所致一大供設彼
長爪五百人意恐悵快故悅預之并逐尊者同
赴此會尊者不受其請王有悞意尊已遙知又
自念曰我是如來弟子具大慈故若不救命何
名沙門即於座上作少神通往至會所王見尊
者而便問曰適請不來當復還至尊者曰我念
汝一衆須與陷溺我若不來當誰救汝舉衆聞
言皆悉驚訝遞牙相問云是何事王催齊食
令速持辨尊者曰今此一會非得此會王曰何
以尊者曰此是龍地須與即陷汝等若信便隨
吾起于時一會并王部從一千二百揔遂師起
離此會所向一高處相去五里迴面未正其地
即陷不損一人而脫彼難王深敬重以二象輦
七竅嚴飾細妙好者而載尊者遞施話言往故
城所前妙音聲及諸伎樂四兵如雲漸漸歸止
王曰五日向前一作一大夢今日有此便應前瑞
其事甚妙孰能先覺自非尊者而不造此尊者
曰佛具大慈悲我當亦合爾心不彼
我者損已又大王曰我所夢者見一金鎖從空
而垂我以手執光照一衆良久收上亦不落地
今尊者救我等事與此無異尊者復告王曰我
於路上未至此國亦作此一夢夢見一子手執
珠蓋隨我後行亦不退步我觀王國當出一人
以繼於我王曰今此小國不生大賢縱有其人
不繼於聖尊者曰彼濁泥中尙出青蓮豈況勝
國而無賢者

(龍地即龍池之行 齊食即齋食)
行)

○傳法正宗記

(廿七)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
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
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供來欲有所救耳
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
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為龍之所有須去
當陷衆不便去必溺王恐即起其須去
成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
成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
還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中壁
一金鎖垂至於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
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昔嘗至此
國嘗夢一童子持寶蓋趨我之後必
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
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

(廿八)是時彼國有婆羅門家生得一子年近
廿父母俱

喪亦少親族常自求乞隨時而已有命使者亦
不辭苦當行即行意住即住或念佛語或唱三
昧意無所執亦不於放逸或居廊肆或止村落
曾處至陷處有識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
逢龍虎 是日取王來 王便隨他去 出此
識已自隨所之不定居止又問曰汝行何急童
子曰汝行何慢人問姓何答與汝同姓或凡或
聖皆不能測此童子口稱瓔珞即往城東而迎
尊者尊者爾時與王徐徐進輩尊
者告大王曰此國聖者不久出見王曰作何形
狀尊者曰人不可識王曰早晚見尊者曰即至
言論之次是瓔珞童子至於輩前頭面作禮師
告王曰此者是也王於輩中小禮合掌尊者告
童子曰汝憶前世事不瓔珞曰我憶前世當與
尊者在法會中而說般若我在會上轉修多羅
為化緣故特此相候尊者告大王曰今此菩薩
王當識不王曰我難覩見心且不識師曰欲識
此童子者不是別

聖是大勢至菩薩又曰吾今不憂於此聖後當
出二人一人當住此國土盡皆化導一人化導
南天度衆無邊悉獲善利得果之衆近有三千
獲小乘禪而當一萬後化導六十年已更往東
方至震旦中居一九

(不辭苦若字字劃不明或告或去)
(取字契嵩作趣 一萬恐一方之行)

○傳法正宗記

(廿八)先是其國有婆羅門子幼無父母孑然
放逐自號瓔珞聞里不能測其為人一
日遠發隱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
逢龍虎 是日取王來 王便隨他去
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
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
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
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
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深修多羅般若故
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
降迹為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
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
年即返本國

○傳燈錄

(廿八)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
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
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曰若常不輕之
童子遊行問里巧求度日若常不輕之
類人問汝行何急即答云汝行何慢或
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
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人一人化
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
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
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

(廿九)爾時大王告尊者曰若擬與此童子出
家受戒我願供給所須當欲求福是時尊者與
玉到城即度童子出家受戒尊者告瓔珞曰汝
憶前世我說般若汝契多羅可以此號稱之名
為般若多羅
瓔珞欣慶依師改名即從會起見三昧光而照
一衆所見光者咸得安樂心不燥悶身形光澤
行步輕健

○傳法正宗記

(廿九)尊者即為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
般若多羅為汝之名

○傳燈錄

(廿九)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
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
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淨詞般若我轉
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三十)爾時不如密多在東印度六十餘年化
度無量化緣漸畢乃告般若多羅曰如來以大
眼法付囑伽葉轉次至我我今授汝宜當護持
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
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於時般
若多羅受教奉持尊者何法既竟即入王宮而
告王曰我受王施當不輕利度

人已畢佛事亦竟願王好住我入涅槃王即悲
泣聖何速哉且願住世尊者曰時當行矣更不
久言却歸本座化身如日良久不滅王施金塔
以盛舍利尊者見日相已騰身空中作十八變
訖化火三昧自焚其身所下舍利皆如金色王
收供養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戊子之歲
矣

寶林傳第六

○傳法正宗記

(三十)當此一如密多化道於東天竺逾六
十年矣付大法眼通令其絕聽吾偈曰
於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
化物 方便呼為智 於時般若多羅
告王曰我受王施當不輕利度
盡不能久戀所親尊將往矣王善化緣之
王泣下如喪少頃復之呈舍利王變以三
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舍利王變以三
塔味以自焚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後世
也

(三十)○傳燈錄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尊者付法已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
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
本坐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
而座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
子歲也

○祖堂集

(三十)爾時不如密多告般若多羅曰我持
此法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而
聽吾偈言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孝武
帝戊子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王誕慶
高遠宮嬪道博道行佛法棟梁王臣
瞻敬洞鑿嬖妍祖堂金鏡
(參考)淨修禪師讚曰盤若一曉龜
毛恆嗟水涸果滿菩提道源遼廓



秦 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八

達摩行教游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

十九 并梁武帝碑文昭文祭文並集於後此一章亦名東流小傳

介時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學通三藏尤功定業天生相承此三昧是如來密意也達摩既得法已并受法偈住于彼國六十七歲說法化導而演一乘接六部衆如是神力宿命他心廣作佛事投于大衆時現定力即入三昧觀震旦衆生有大乘性與彼緣熟而可堪化先辭師影後別於王而告之言欲往東土王乃啓留不住遂勅大目御已船送經于三載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間奏梁帝梁帝勅下詔赴京師師取十月一日而赴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修高座寺在彼言笑謂寺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實靈觀不靈觀曰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有一大乘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識曰仰觀兩扇

伍曹拾鈎九鳥射盡唯有一頭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遇水即逃是時靈觀即以紙筆錄于記之介時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及度僧尼有何功德達摩答曰無功德武帝曰六何無功德達摩曰此有為之善所以無功德是時梁帝不悟此理遂普通八年十月十九日賤過江北後釋寶志問梁帝曰昔聞達摩至國大王何不敬仰留住武帝曰未知此人志在上乘意趣冲遠凡情不憫因茲致謗故不留耳寶志曰王雖遇而不遇也武帝曰何人寶志曰此是傳佛心大士乃觀音聖人乎王乃良久驚恨即發中使趙光文欲往取之寶志曰非論光文一人能取彼者盡王一國之力此人不迴也因此異知高座寺靈觀送述前事通于此文因為東流小傳而彰在茲以顯後事介時達摩十月十九日離此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至北時當後魏第八主太和十年行至東京有一僧名曰神光昔在雒中久傳莊老談吐清

寶林傳卷第八 第三十

寺每自歎言未盡理妙孔老之說禮
述風規志士不遙當造玄境年逾四
十始遇菩提達摩禮事為師從達摩
行至少林寺每問大師師不言說又
自歎曰昔人求法敲骨取髓刺五圖
像布髮掩淚投崖餉虎古人如此我
何藉焉時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為
求勝法立經于宿雪齊至晉天明大
師見而問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是
時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
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
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
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尔
時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達摩前達摩語神光曰諸佛菩
薩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
解求亦可在達摩遂改神光字惠可
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是時後魏明帝
發中使黃自立馳詔徵請如是三度
不赴京師賜磨納袈裟二領金鉢一
口綃三百匹銀瓶一口是時大師志
不受之勅又馳送如是三度後當領
受此上勅書三封及袈裟金鉢銀瓶

寶林傳卷第八 第四張秦字第

等物自魏末周初作亂漏失更無所
追闕於供養是時可大師勤苦精謹
不惜身命如是供給經于九載即以
無上正法及一領袈裟付囑惠可達
摩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
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以此袈裟吾用為信汝受
吾教聽吾偈言吾本來茲土傳教救
迷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尔時
惠可聞付囑已及說法偈心生敬仰
依教奉行尔時達摩告可曰吾以楞
伽經四卷用明佛性汝須知之吾自
到此國六度被藥我皆捨出今此一
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
食中下藥吾不捨出也何以故已得
付法人竟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
和十九年而入涅槃也墓熊耳山吳
坂至三年後時有魏使宋雲西嶺為
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雲
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和尚
曰何處去達摩曰吾皈西天是時宋
雲却到本國國王果已崩也遂聞奏
後魏第九主孝莊帝帝乃命使令發

寶林傳卷第八 第五張

此塔開棺而看全身已還西天唯見
一隻履在遂奉詔取出於東京少林
寺供養自開元十五年丁卯之歲被
竊將五臺山花嚴寺中供養梁大同
二年者即是後魏大和十九年也為
南北異都各有年號前後改立所以
不同自武帝在位都得四十八年起
壬午終已已梁武帝登位得二十六
年十月一日達摩大師至於上元為
對答武帝不稱王情當年十月十九
日離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
入後魏雒陽住少林寺至大和十一
年戊申之歲正月十九日勅賜前件
袈裟金銀瓶鉢及綃等物明帝徵命
不赴三請在彼少林寺經于九載方持
法印而付於可又告曰吾有一領袈
裟賜汝為信恐後疑者云吾西天之
人道汝是此土之子以何得法而實
難信汝便以此衣用為信服并說前
偈及傳衣已是時達摩領眾雲往而
湊禹門彼處有寺額名千聖大師止
此經于三日時有期城太守揚銜之
問大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

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
 毫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為祇
 此一等更有別耶師曰須明他心知
 其今古不歇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
 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為祖術
 之又問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
 勤坐恭敬被少智慧而生纏縛却成
 愚惑不得寤道而致於此伏願和尚
 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
 法祖師以偈曰亦不觀惡而生慊亦
 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延賢亦
 不拋迷而就寤達大道兮過童通佛
 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踵超然名之
 曰祖是時術之作禮願和尚久住在世
 化導群品師曰吾即往矣不宜久停人
 多致患常疾於我術之曰是阿誰弟
 子欲知其人願師指示當為治病師
 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寧自損已不
 可損彼術之曰和尚不言誰表道力
 而辯他心師曰吾不明言恐損此人
 汝若苦問記吾識曰紅棧分玉浪管
 炬開金鑠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
 術之重禮曰且辭尊長善自保愛弟

子赴觀未遠別矣是時學徒千萬瞻
 仰大師得契心者花多菓少時魏法
 侶崇雋數人豪壯英資流支光統觀
 達摩興化傑出眾倫二師心有所謀
 竟陳扇論特至師所廣召宗由達摩
 乃雷辯一聲塾戶俱啓是時難問往
 返過從言發三千迴人萬意諸宗異學
 咸伏實崇光統流支猶生偃蹇六度
 中毒師志除之後食再施師不捨出
 得人付法何此久傳示化洛陽應現西
 嶺是時達摩遷化正當梁武帝在位
 三十五年丙辰之歲十二月當于辛
 丑矣五日丁未焉于時魏明帝發中
 使何弘簡至梁土告哀緣蕭梁武帝
 戊申年中將詔書至魏通家結好并
 述感化云菩薩入國土厚君賢德在
 上朕不及也明帝迴詔亦述本風
 云朕雖不才天降上德人道習矣佛化
 備焉上聖南宮宮行九紫寶志尊長
 一而足焉武帝却返詔白而重標孤
 云示觀音與朕分敬南邦北洛並得
 奇人松鎮金峯珠歸玉浦至大師滅
 度時孝明帝發中使何弘簡馳詔書

去師某月日滅度梁武帝歎曰至魏
 九年通化十方緬尋瞻仰祿積如山
 未覩聖顏忽加鍾器哀之悵之悲之
 感之願敷龍圖陳辭玉版下詔儲子
 以備諫文響望神歸宜如就奠時梁
 大同二年丙辰之歲十二月辛丑二
 十八日庚午葬于大師是時武帝勅
 賜大師珍奇雜寶共一十六事以充
 祭約又賜絹一千匹以充助祐于時
 太子奉勅奠饗諸王百官而共持告
 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即是梁大同二年而不殊也是時昭
 明太子而撰祭文編于此章始陳序
 曰今時大師示涅解已哀動人倫若育
 考妣如覆乾坤苦霧霄結愁雲晝昏
 月含悲而醜醜日帶慘而暝暝震山
 岳以磔磔壅眾源而氤氳簪梧頓顙
 縷褐迷魂一氣一絕呼蒼叫昊駢布
 擗踊互相捫捩徧躄血現衣裳變熱
 面投凶草髮散蓬塵躡屣擁轂縷經
 盈輪百巾千巾如雨如雲是時也有
 異類諸鳥相和悲鳴謳謳詠詠酸動
 人情鼓翼張肘盤旋繞廷頤之頤之

以暮繼明撫幹不去攀條忽驚引
吮哀怨人不忍聽復有群獸吠咋哮
吼嘻吁跼蹀擗耳吐口咆地號叫旋
籠威揉譖吝呀呷咆咽毀首悶亂驚
躄悲呼良久慈心相視見人不走揔
來號泣大師皆稟人靈之友悲熊耳
之左鑿吳坂爲瑩山谷崩劣巖崖倒
傾古木森聳峻剌陵兢芝田萃蕞蕪
藟垂縈撓木通道攤土齊平荷幽疑
雪匠碩如星高墳雲砌不日而成其
勢也左同軌右洛陽背滬池面福昌
夾二都之勝地塋五天之法王于時
兩京羅帛五府英華奇希心眼續結
靈車輪搖鳳轉悵脊煙霞稜層窳
堵岬岬耆閣左邊力士右畔軍吒前有
散脂大將後有北方毗沙素帳白帶紙
蓮榮花雲盤素鶴樹松啼鴉寶鐸搖
韻緇簪拽麻挽歌興兮嗟薤露悲風
動兮鳴兼葭由是駟馬臨歧百官奠祭
朱幕霞展青樓雲掣橙榻重疊幡花
擁弊帳闡韞逾途敷毳窳從禹門而
遷迤枕熊耳而相繼剪刻通草折枝
芳桂菓蔬爛編挺生勢麗拂臨著短

胡騰脚細索危香山巖懸薜荔花藥
綺旒蘇胡甘脆玉液瓊漿玲峯寶饋
倚床金靱瓜杖珠翠百和益馥六銖
煙翳士庶駕肩黃巾相綴悲變六合
愁添四襲然則百官烈位而祭曰
維大魏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
辛丑朔二十八日庚午皇太子諸王
及百官等謹以珍饗之奠敢昭告于
南天竺國聖曹大師之靈伏惟大師
閉閻天機岌然像外貯江湖於方寸
含太虛之境界恢廓正慧沖融三昧
賀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來
兮梵方拯顛危於漢代降法電以挫
拉憎我山而瓦解賜之以點慧蕩滌
其儻擬指我心而即佛頓超地位之
輩冀其可大可久永休無咎日月融
而不融劫石朽而不朽靈臺鎮照廣
彰妍醜永作心師長爲導首何哉不
啻墜我嘉謀神道罔頓皇穹有幸折
鎮錮之慧劍曾驪龍之心珠峻岳倒
滄溟枯巨舟覆大厦鋪雲潛素免霧
翳朱鳥背者沉窞迷人謬途哀哉薩
訶去佛來魔尼乾跌踢興威世揔疾

紛紜當奈何幻惑我黎庶踐蹋我娑
婆撲滅我寶炬隳壞我金柯駟六入
之窟宅縈五蔭之網羅嗚呼哀哉大
圓寶鏡落心臺塵翳靜然將沒照迷
門闢極若爲開嗚呼痛哉肝膽俱摧
涎淚如雨吁號駭雷悲鳴鵠鴉愁雲
衰回寧知物外有衰壘幽冥不促何
相催我大師真身化佛妙湛空量來
甕有形去乃無相一彈指頃十方通
暢辭震旦而東背往天竺而西向應
沐清流八解池遊戲一朶紅蓮上睿
哲斯逝高賢何仰寂寂山谷蕭蕭草
莽園藥慙躡庭軒罷賞般若葬林歲
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但其乙等叨
慙鄙徒不勝悲痛早習曾損懣然哀
慙胡爲覆車不啻摧棟世界空闌誰
當應供無福者蒼蒼疊之不共恨號
泣以依恃想像願神道兮滋慧用謹
奉庶著伏惟尚饗
是時太子祭已後經三年宋雲西嶺
爲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宗
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曰
何處去師曰吾歸西天於是武帝重

聞心加慰厚本許製碑心未承暇并
 因此事而敬虔虔乃製此碑編為文曰
 我聞滄海之內有驪龍珠白豪色中
 現楞伽月唯我大師得之矣大師
 諱達磨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
 詳其姓氏以精靈為骨陰陽為氣性
 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嶽之秀抱陵
 雲之氣類鄔陀身子之聰辯若曇摩
 弗利之博聞摠三藏於心河蘊五乘
 於口海為玉壘久灰金言未剖誓傳
 法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無說法
 如暗室之揚炬若朗月之開雲聲震
 華夏道邁今古帝后聞名欽若昊天
 於是躍鱗慧海振羽禪河法梁橫天
 佛日高照是其育物也靈無靈之法
 兩灑潤身田說無說之心燈證開明
 理指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絕萬緣
 以泯相即身離衆生實哉空哉凡哉
 聖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
 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
 智通無礙神行莫測大之則無外小
 之則無內積之於無成之於有其教
 示乎于時奔如雲學如雨花而多果

而少其得意者唯可禪師矣大師乃
 舒容而歎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
 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
 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
 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
 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
 長流法水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
 滌煩籠而無盡豈期積善不祐皇天
 何辜月闇禪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
 慧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汨起何啻
 不祐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良如常
 其時也地物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
 庭甘泉頓竭嗚呼無為將來有為將
 去道寄茲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
 年歲在丙辰十二月辛丑五日丁未
 終于洛州禹門未測其報齡也塋于
 熊耳山吳坂於是門人悲感號動天
 地泣流徧體傷割五情如器考焉如
 器妣焉生途眼閉傷如之何嗟乎法
 身示現無方骸塋茲墳形游西域亦
 為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非聖智者焉
 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
 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

肝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
 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
 恒寄茲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傳之
 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嗟呼見之不
 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
 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後未獲現
 生之福亦真當來之因若不刻石銘
 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
 大教而不行或建鴻碑以示來見乃
 為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
 形同大地體如空若琉璃色如雪匪磨
 匪瑩恒淨明披雲卷霧心且徹芬陀利
 花用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
 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
 哉離生有大之小之衆緣絕剎那而
 登妙覺心躍鱗慧海超先哲理應法
 水永長流何期暫涌還復竭驪龍珠
 內落心燈白豪慧刃當鋒斲生途忽
 焉慧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無去無
 來無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任焉去
 焉皆歸寂寂內何曾有哽咽命之執
 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若能志

寶林傳卷第八 第五十五張 卷字第

誠心不還劫火焚然斯不滅一真之法盡可有未寤迷徒茲是謁

至唐大歷年中代宗睿聖大文孝皇帝謚號圓覺禪師 勅空觀之塔

第二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辭求法品第四

余時惠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

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

家無惠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

魏第六主孝文帝永興十五年正月

一日夜現光明徧于一宅因茲有孕

乃生此子目受胎瑞名曰光光年至

十五九經通誦每發言說常人難會

心好儒學每讚仲尼性近道遙頻推

伯氏一言一氣不與凡同每吐每談

恒加妙健年近三十重覽佛書每集

賢良猶宗子史自茲已降不處家庭

遠邁參風時加慨歎偶至龍門香山

寺事實靜禪師常修定慧既出家已

而至東京永穆寺具戒年四十二却

步香山寺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

夜靜見一神人謂光曰當欲受果何

於此住不南往采而近於道是時本

名曰光光見神人現故乃號神光於

寶林傳卷第八 第十六張 卷字第

第二夜頭痛如裂其師寶靜欲與灸

之空中有聲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

常痛焉師即便止遂說前事見神之

由以白寶靜師曰汝依此言必是吉

瑞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上有五峯垂

墜玉軀其相異矣其祥吉矣汝勿久

住便當行乎于時神光禮辭寶靜徐

徐進步直往南行時有西國達摩大

師乃示揔持之林苑興不二之川澤

者也發悲慙之佛心傳金風於東夏

大教斯而復隱其誰導而知之於是

神光大師乃湊玄旨遂禮辭近隨而

從之不經旬日至少林寺頻有扣門

師不發機復於一夜中庭雪立大師

乃見而問之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

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

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

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汝

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神光

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

摩前達摩大師乃喜曰一真之法盡

可有矣語曰諸佛菩薩求法不以身為

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是

寶林傳卷第八 第十七張 卷字第

時達摩大師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

左右經于九年即以無上法寶及以

一領袈裟付囑惠可并宣法偈師謂

可曰吾自到此國來六度被藥我為

未付法教且皆捨出今此一度被菩

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

吾不捨出也是時達摩密語惠可曰

此事非悞汝勿言矣何以故恐損其人

當我悲慙汝須好去吾自善安以吾

袈裟用為法信又告曰所得吾法者

四人一人得吾髓一人得吾骨一人

得吾肉一人得吾血得吾血者偏頭

副得吾肉者尼揔持得吾骨者僧道

育得吾髓者汝惠可汝善守護勿令

斷絕又告曰汝得吾法并受信衣各有

所稟宜可知矣可曰請和尚述其本

事而有何表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

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不謬故而

自明焉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

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

理者多通理者少後得道還近千萬

汝所行道勿輕未學此人迴志便及

菩提初心菩薩與佛功等今時惠可

大師得付囑已廣宣流布度脫無數於天平年中後周第二主己卯之歲有一居士不說年幾俟有四十及所禮拜不稱姓字云弟子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見大師曰我今為汝懺悔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後與剃髮去是師寶宜名僧璿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戒却歸觀侍經于二載大師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達摩大師師付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并師袈裟以為信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說此偈已又告璿曰吾歸鄴都還債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大師又曰汝後有難當勿出焉璿問

曰和尚聖者當預知之師曰非吾能明是先代祖師而有識云璿問曰是何祖師師曰是西天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預知于此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吾算此年恐及於彼汝善行化勿令斷滅大師言訖便往鄴都化導群品三十四載後而變行復異尋常或在城市或於巷陌不揀處所說法度人或為人所使事畢却往彼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高人莫與他使可大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其年正月一日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安縣匡授寺誦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眾甚多法師誦下人却衰少時辯和法師再三恠於大師遂於縣令翟仲侃言之云彼邪見道人打破講席亂壞佛法誑惑百姓于時翟令不委事由非理損害而終葬在礪州滄陽東北七十餘里時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示于滅度春秋一百七歲遇

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曰夫思不可得惻不可知惟禪門之法乎故無形無相潛流沙界使有情者歸於妙覺味道者普會於真如或開小也言說或談大也不二無心即心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處默顯寂臥佛性海登涅槃山闇而惟明凡而大聖其誰能之可禪師矣禪師諱惠可武牢人也俗姓姬氏禪師抱氣非凡稟天靈骨頭如五岳掌若開蓮少為儒生博聞世典莊易大義無不精研每聞老耨談天竺我師夫子說西方之聖未曾不引領西望冀聞其深之法乎三十年間寤寐慨歎時有西國達摩大師乃摠持之林苑不二之川澤也為金棺久寂微言且絕大教斯隱其誰導之於是發悲愍心傳風東夏策杖請盃蹴踏禪門如滿月之顯高山若渤澥之吞巨海禪師年逾四十方始遇也不捨晝夜精勤九年大師曰夫求法者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方可得也禪師乃雪立數霄斷辭而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大

師乃喜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已執手默付以心燈特奉楞伽將為汝妙尔乃啓慈顏授真教開寶鏡照心河如天收雲風卷塵霧德餅育水置異器中其時則淨五眼朗三明會一乘圓萬德乃法山峩峩禪河汨汨東山之法於是流焉即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也然門人滋廣開寤者甚多散滿諸山落落星布隨方利物波湧雲華或居巖而棲心或道世而怡德其衆學徒請益往來如市稍麻竹箬未足為多至如聰鑒精微明鏡照隱波禪河於口海朗慧日於心端大師印之唯可禪師矣繼明踵跡則僧璨得之相承寶光明明大照導蒼生而無盡將萬劫而無墜也嗟呼達摩大師乃觀音聖人也現多身於像運靈甘露於沙界一沐法雨群動洗心長開道光寂寂恒照大師思寶珠已明智燈將曜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但法林生居像末長遇明時天澤普流預蒙出俗雖形如草芥學劣鏤冰心不證於正真

敢見聞於法將復備緜玄教歷踐多門超聖剎那滯凡累劫究妙覺於情界得真如於俗品者未若斯法門也吁嗟彼禪師不知其所之唯法斯在不以書記焉知法之尊或恐蒼山變谷渤澥成田萬古摧殘高風見隱乃為讚曰

善哉大士應物為器秉心唯德釋門宗志因達而通為法指解一受不還位登聖地心唯佛心事唯佛事累世重光易劫之美此可大師下除第三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峴山神定第二者寶月禪師第三者花開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第二寶月者有一弟子名曰智巖後為牛頭第二祖師是也第三花居士有弟子名曰曇邃雲人也此曇邃出三弟子第一者延陵惠簡第二者彭城惠瑤第三者定林寺惠剛下自出四代惠剛弟子六合大覺大覺弟子高郵曇影弟子泰山明練明練弟子揚州靜泰此上七代並是可大師之

苗粟矣

第三祖僧璨大師章却歸示化品第甲一介時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得姓字以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歲遇可大師云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得可大師曰我為汝懺悔罪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告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次與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焉又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當年却歸侍觀尤右經于二年大師乃付法及衣并陳昔識而告縣事是時璨大師得付法已遇周第三主武帝諱邕破滅佛法隱於峴公山十有餘載後漸出化又經二十一年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之歲導利沙界大集群品普雨正法是時會中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

信來禮大師而致問曰惟願和上教道信解脫法門師問信曰誰人縛汝信答曰無人縛大師曰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信於言下豁然大悟侍奉尤右經八九年於吉州受戒却來侍奉琛大師大師乃告信曰汝既尸羅具矣其道明矣吾何住乎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并達摩袈裟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花種非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又告信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又告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又於鄴洛二都而自化導經乎三十四年吾今付汝法後三二年間悠悠在世然往羅浮而觀曆非此久止汝當好住吾自善去言訖便往更不住此四年甲子後經于二載從羅浮還却歸舊止樹下合掌而終時當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之歲入涅槃也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郡開國公房瑄撰碑文曰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而佛性如之萬物變化陰陽不可思量而佛法如之如來以諸法囑群龍以一性付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聖一體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為三祖焉大師以沒生猶幻何有於家變滅如雲其誰之子故象厥宅里黜其姓氏代莫得而聞焉又以諸行生滅是相虛妄故隨無朕諸心無所或持衡屠門或操量酒肆不及其味不言所利聲場姪室不累其志騁騁乎維摩之僖歟此蓋大師天受之奇也後見先師可公請為懺悔可公曰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大師曰覓罪不得可公曰與汝懺悔矣大師曰先師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師曰如是一言已發廓然昭燄大師含道而生抱理而息廣量大度遺相性情光師察其熟根為之寶器認之般若證之彼岸祖師所付一以與之譬如東方明矣而又登之以天光於是群迷

利見蠢動皆覩矣大師未得無求得之不有同夫太陽與萬物齊運後何心於暉燭耶此又大師授之奇也當周武滅佛法可公將大師隱於舒州峴公山峴山之陽有山谷寺超雲越靄迥出人窠寺後有絕巘登溪更為靈境二公即其遜焉居五年風疾都老時人號為赤頭瑒可公將還鄴謂大師曰吾師有袈裟一領隨法傳予法在汝躬今將付汝山谷寺數有神光甘露之瑞人悅而問焉大師曰此是佛法將興舍利欲至耳後京城大獲舍利分布天下山谷寺果置塔此又大師玄覽之奇也先是此山多猛獸毒蟲大師至止遂絕其患門人有道信者大師異其神意傳付之道如可公之於大師焉告之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從此便託疾山阿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於峴山設齋汝等當施我齋食於是邑咸集乃於齋場樹下立而終焉異香滿空七日不散道信奔自雙峯領徒數百葬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

寶林傳卷第八 第七十七 秦字號

得法於大師爾時隋末崩離不遑起塔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士林精奕朝奕朝端問望自河南少尹尤遷同安郡別駕愴經行之丘墟慨莖壠之蕪沒興言改舉遐迹一辭於是啓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內其光耿然胫骨牙齒全為舍利堅潤玉色鏗鏘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勝數四衆爭趨歎未曾有遠方後至痛無所獲或取親身一月之攬周棺一椽之土頂戴虔歸至郡縣振木撥土舍利復生焉自發舊封逮乎新定祥光瑞氣覆冒其山此又大師通感之奇也寶塔肇興莊嚴云備古木新拱丹翠相發松梢林於月桂輪捉足其辰極迴廊共崇崗複抱長鍾與嵌巖疊韻兩方登降雙刹俯仰煥彼幽谷燭乎長川嘻大師之法傳乎無窮大師之儀翳彼荒楚豈其道而尊重其師歟非別駕李公孰能權輿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欽寺主崇英都維那湛然禪師道幽孰能保護營衛自初有終群財衆心願力斯

寶林傳卷第八 第七十八 秦字號

畢一佛出世再現此邦彼舒之人良緣何其言鏤金石垂之不朽有處士樊定超不遠千里來訪三居乃梗槩其晦明存時之奇死生自在之異豈伊言字能語至極辭曰
聖人何思兮其心本如如生萬法兮如等太虛法則可說以心證心兮千載不絕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良殊心一兮相續一身與佛在日兮法無有異八萬四千兮斯為不二大師於我兮如彼浮雲惟桑與旻兮口未嘗分大師於物兮幻彼邪正不垢不淨兮一其凡聖以蒙養正兮人謂之狂慧炬一發兮光照十方光然後人兮示汲於代遭亂遂翳兮僅二百載明時勝因兮啓封以火盡成舍利兮證知佛果如彼前佛兮寶塔巍巍與法俱崇兮永世歸依
有人云此大師不還者悞也何以今於韶州清遠縣禪居寺現有三大師堂隋甲子年末而屆于此住得一年便往羅浮游諸名聖至隋大業二年却歸山谷而示遷奄於天寶五載

乙酉之歲有河南少尹李常持往荷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大師墓在何所弟子往往聞說入羅浮而不還虛實耶會和尚荅曰夫但取文佳合韻讚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谷寺北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懷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 玄宗勅賤李尹為舒州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參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綱荅有李尹問曰承寺後有三祖大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荅實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縣官寮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發棺而看果有靈骨便以閣維光現數道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既見此瑞遂捨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荷澤寺神會和尚和尚於浴堂院前起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至天寶十載庚寅之歲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謚號鏡智禪師勅覺寂之塔時天寶五載十二月八日李尹設舍利齋時有西國三藏二

人同赴此會李尹問曰師名云何三藏曰名捷那尹問曰西天有多少祖師捷那曰四十九祖李尹曰為是一宗直下更合別宗三藏曰其數叵多尹曰多少三藏曰若從迦葉為首直下血脉相承至于般若多羅即有二十七師若取罽賓師子比丘依止弟子達摩四代二十二師編入此前二十七師數內即是四十九若取七佛并迦葉二十七師至此土璨禪師即三十七祖也李尹又問諸老宿曰此土有圖空寫單名并五十餘祖或前或後或少或多但有空名不見說事者何也是時眾中有一禪師名曰智本是六祖能大師弟子任禪衆寺荅曰諸祖師名多有老互者有其由矣何者昔後元魏初佛法倫替聖教焚燹其時所有沙門悉令還俗所有佛經不遺一字並無流布時有沙門曇曜其時還俗遂單錄得諸祖師名心中草草不備次第著衣領中經四十五年屬後魏第四主文成帝再建佛法曜為僧統恨正法陵遲遂集諸沙

門共再結集目為付法藏傳或前或後而有老悞者皆由此也自此集後又經一十三年丙午之歲成帝勅國子監博士黃元真再窮佛典特究餘墳時有北天三藏吉弗煙譯名佛陀扇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吳楚同該先翻釋氏之經次明菩薩之傳就此之中辯其前後於彼教網甄荊宗承編補五九之章分經四六之軸就其本傳纂彼珠金兼覆外義仍佳寶玉高峯翠嶽迴合四賢廣博異聞目為神足先陳六葉次述五明指定古今共詳佛事者即當時之明矣即今時之識矣

寶林傳卷第八